

前漢書

卷
四十二
五十二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36
冊數	500 (34)	
函號	列	10 1

0 1 2 3 4 5 6 7 8 9 10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前漢書卷四十八

賈誼傳第十八

淺草文庫

漢 龔 臺 令 史 班 固 撰 唐 正 議 大 夫 行 祕 書 少 監 琅 邪 縣 開 國 子 顏 師 古 注

賈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師古

曰屬謂綴輯之也言其能為文也屬音之欲反河南守吳公聞其秀材召置門

下師古曰甚幸愛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為天

下第一師古曰治平言其政治和平也故與李斯同邑而嘗學事焉師古

曰事之而徵以為廷尉廷尉廼言誼年少頗通諸家之

康熙三十五年重修

前漢書卷四十八

列傳

書文帝召以為博士是時誼年二十餘最為少每詔令

議下師古曰謂有詔令出下及遺議事諸老先生未能言詔盡為之對

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諸生於是以為能文帝說之師古曰說

讀曰超遷歲中至太中大夫誼以為漢興二十餘年天

下和洽宜當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興禮樂廼草

具其儀法師古曰草謂創造之色上黃數用五為官名悉更奏之

師古曰文帝謙讓未皇也以為不當改制然諸法令

所更定及列侯就國其說皆誼發之於是天子議以誼

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師古曰絳

也灌灌嬰也東陽侯張相如也馮敬時為御史大夫廼毀誼曰雒陽之人年少初

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踈之不用其議

以誼為長沙王太傅誼既以適去師古曰適音適其下亦同意不自

得及度湘水師古曰湘水出零陵陽海山北流入江也為賦以弔屈原屈原

楚賢臣也被讒放逐作離騷賦師古曰離遭也憂動曰騷遭憂而作此辭其

終篇曰已矣國亡人莫我知也遂自投江而死誼追傷

之因以自諭師古曰諭譬也其辭曰恭承嘉惠兮師古曰恭敬也嘉惠謂詔

命矣罪長沙師古曰俟字也待也仄聞屈原兮自湛汨羅師古曰及

古側字汨水名在長沙羅縣故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張

師古曰造至也言至湘水而遭世罔極兮廼隕厥身張

因託其流也造音干到反曰讒言罔極師古曰罔無也極張

中也無中正之道一曰極止也烏虜哀哉兮逢時不祥

師古曰鸞鳳伏竄今鴟鴞翱翔師古曰鴟鴞怪鳥也

夷反鴟音于鸞音呼關茸尊顯今讒諛得志師古曰關茸下林

音人勇反賢聖逆戾今方正倒植師古曰植謂隨夷溷

今應邵曰隨卞隨湯時廉士湯以天下讓而不受夷伯

及謂跖躋廉李奇曰跖秦大盜也楚之大盜為莊躋師

弟蓋寓言也莫邪為鈍兮應邵曰莫邪吳大夫鈇刀為

鈇晉灼曰世俗謂利為鈇于嗟默默生之亡故兮應邵

康瓠兮鄭氏曰康瓠瓦盆底也爾雅曰康騰駕罷牛驂

寒驢兮師古曰罷讀驥垂兩耳服鹽車兮師古曰駕章

父薦屨漸不可久兮師古曰意下父設冠名也言冠乃嗟

若先生獨離此咎兮應邵曰嗟一各嗟也勞苦屈原諄曰

騷下章亂也師古曰諄音碎已矣國其莫吾知兮師古

知我也子獨壹鬱其誰語師古曰壹鬱鳳縹縹其高

逝兮夫固自引而遠去師古曰縹縹輕襲九淵之神龍

今鄧展曰襲重也師古曰九沕淵潛以自珍鄧展曰沕

曰替從神龍遊也師夫豈從蝦與蛭蟻服虔曰蝦音象應劭曰蝦蟇水

龍自絕於蝦蟇沉從蝦與蛭蟻也師古曰蝦亦水虫也

音丘音返蛭音質蟻字與蚘同音引今合讀當音代人所貴聖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滅使麒麟可係而

羈兮豈云異夫犬羊般紛紛其離此鄙兮蘇林曰般音

音班般反也紛紛構讒意也師古曰般孟亦夫子之故

音是也字從丹青之丹離遭也郵過也也李奇曰亦夫子不如麟鳳之故離此各也師古曰

說非也賈誼自言今之離郵亦猶屈原耳許應元

日許曰以下各屈原不能全身遠歷九州而相其君兮

害故弔之非誼自喻也顏說非是何必懷此都也師古曰言往長沙為傳不足哀傷何用

鳳皇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師古曰八尺曰仞

細德之險微兮遙增擊而去之師古曰增重也言見苛

擊其羽而高去彼尋常之汗瀆兮豈容吞舟之魚應劭曰八尺

常師古曰水不泄為汗橫江湖之鱣鯨兮固將制於螻

音一胡反又音一故反蝻如淳曰鱣鯨皆大魚也臣瓚曰鱣魚無鱗口在腹下

蝻如淳曰鱣鯨皆大魚也臣瓚曰鱣魚無鱗口在腹下

於汗瀆必為螻蝻所制以況小朝主闇不容受忠逆之

言亦為讒賊小臣所害師古曰鱣音竹連反字或作鱣

鱣亦大魚也音淫又音誼為長沙傳三年有服飛入誼

舍止於坐隅師古曰坐服似鴉晉灼曰異物志曰有鳥

因形名之曰服不能不祥鳥也誼既以適居長沙長沙

遠飛行不出域也卑濕誼自傷悼以為壽不得長廼為賦以自廣其辭曰

單闕之歲四月孟夏應邵曰太歲在卯為單庚子曰斜

服集余舍孟康曰日止于坐隅貌甚閒暇師古曰閒異

物來倅私怪其故孟康曰倅音發書占之讖言其度師

度語余其期師古曰淹遲也服迺太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

對以意師古曰意字合韻宜音億萬物變化固亡休息幹流而遷或

推而還師古曰幹音管幹轉也還讀曰旋形氣轉續變化而嬗服虔曰嬗音如

此卽禪代字合韻故音嬗耳蘇說是也師古曰沕穆亡聞胡可

勝言師古曰沕穆深微貌胡何也言其理深微不可盡言沕音勿禍兮福所倚福兮

禍所伏師古曰此老子德經之言也倚音於綺及憂喜聚門吉凶同域師古曰

禍福相因吉凶不定彼吳彊大夫羞以敗粵棲會稽句踐伯世師古曰

此山故曰棲也句音鉤伯讀曰霸斯遊遂成卒被五

刑應劭曰李斯西遊於秦身登相位二世時為趙高所讒身伏五刑傳說胥靡迺相武

丁張晏曰胥靡刑名也傳說被刑築於傳巖武丁以為為已相師古曰胥靡相隨之刑解在楚元王傳

禍之與福何異糾纏應劭曰禍福相為表裏如糾纏索相附會也臣瓚曰糾絞也纏索也

命不可說孰知其極師古曰極止也水激則旱矢激則

遠師古曰言水之激疾則去盡不能浸潤矢之激發則去遠。劉放曰旱讀為悍猛疾也萬物回

薄震蕩相轉雲蒸雨降糾錯相紛大鈞播物塊圪無垠

如淳曰陶者作器於鈞上此以造化為大鈞也應劭曰其氣塊圪非有限齊也師古曰今造瓦者謂所轉者為鈞言造化為人亦猶陶之造瓦

耳圪音烏朗反圪音於黠反天不可與慮道不可與

謀遲速有命烏識其時且夫天地為鑪造化為工陰陽

為炭萬物為銅師古曰以冶鑄為喻合散消息安有常則千變萬

化未始有極忽然為人何足控揣孟康曰控引也揣持也言人生忽然何足

引持自貴借也如淳曰控引也揣音團控搏玩弄愛生之意也師古曰如說是。宋氏校本云注文貴借姚本

作貴惜化爲異物又何足患師古曰患合韻音環小智自私賤彼貴

我達人宋氏校本大觀物亡不可貪夫徇財列士徇名臣瓚曰以

徇云浙本徇作殉夸者死權品庶每生臣瓚曰謂夸泰也

則夸者悲子孟康曰每貪也休迫之徒或趨西東孟康曰

所誘誅也師古曰品庶猶庶品也休迫之徒或趨西東孟康曰

音成或曰休休惕也音丑出反其義兩通而說者欲改

字爲鉢蓋大人不曲意變齊同愚士繫俗儻若囚拘

穿鑿耳三儻音塊蘇林曰皆人肩偃儻爾音欺全反師古曰蘇

音是臣似曰按說文窘音渠隕反迫也文選李善注窘

囚拘之貌五臣注窘困也愚者繫縛俗累困如囚人拘

束其字並不從人唯孫強新加字玉篇及開元文字有

作儻字並音窘疑蘇林音誤今宜定從說文音渠隕反至人遺物獨與道俱衆人

惑惑好惡積意李奇曰惑惑東西也所好所惡積之萬

意億也臣瓚曰言惑懷好惡積之心意也

師古曰瓚說是也真入恬漠獨與道息

智遺形超然自喪服虔曰絕聖弃智而亡其身寥廓忽

荒與道翱翔音呼廣反乘流則逝遇坎則止孟康曰易

險難而止也張晏曰謂縱軀委命不私與已其生兮若

夷易則仕險難則隱也澹虛若深淵之靚汜虛若不繫

浮其死兮若休師古曰澹虛若深淵之靚汜虛若不繫

之舟師古曰澹安也音徒監反不以生故自保養空而

浮服虔曰道家養德人無累知命不憂細故蕭芥何足

以疑師古曰蕭芥小後歲餘文帝思誼徵之至人見

上方受釐坐宣室蘇林曰宣室未央前正室也應劭曰

帝不自行祠還致福釐音禧師古曰禧上因感鬼神事

福也借釐字爲之耳言受神之福也

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

師古曰斬促近誼聽說其言也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

不及也廼拜誼為梁懷王太傅懷王上少子愛而好書

故令誼傳之數問以得失師古曰漢朝問以國家之事是時匈奴疆

侵邊天下初定制度疏闊諸侯王僭儗地過古制師古曰儗

比也上比於淮南濟北王皆為逆誅誼數上疏陳政事天子儗音擬

多所欲臣建師古曰臣正也正其失也建立也立制節也其大略曰臣竊惟

事執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

若其它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師古曰言不盡條記也進言

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師古曰進言者謂陳說於天子前者也治音直吏反此以

下並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師古曰實為治安則

是愚也知其不爾而假言之是諂諛也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

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師古曰厝置也音干故反火未及燃因

謂之安方今之執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

搶攘蘇林曰搶音濟濟踳踳不安貌也晉灼曰搶音倉吳人罵楚人曰儉儉攘亂貌也師古曰晉音是儉

音什庚反攘音女庚反非甚有紀師古曰紀理也胡可謂治陛下何不壹

令臣得執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

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師古曰言二事之中何者為急使為治勞智慮

苦身體乏鐘鼓之樂勿為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

軌道兵革不動師古曰軌道言遵法制也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

鄉風師古曰鄉讀曰嚮百姓素朴獄訟衰息大數既得則天下

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生為明帝沒為明神名譽之

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為太

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建乂安之執成長治之業以承

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應劭曰六親父母兄弟妻子也以幸天下以育

羣生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為萬世法程

師古曰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

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

師古曰少知治體者誼自謂也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師古曰忽怠忘也

臣謹稽之天地師古曰稽考也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

念此至孰也雖使禹舜復生為陛下計亡以易此師古曰易

也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執鄭氏曰今建立國泰大其勢必固相疑也臣瓚曰樹國於

險固諸侯強大則必與天子有相疑之勢也師古曰鄭說是也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

憂如淳曰爽咸也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為東

帝應劭曰淮南屬王長親兄之子西鄉而擊如淳曰謂齊悼惠王子興居而為齊北王

反欲擊取榮陽也師古曰鄉讀曰嚮今吳又見告矣如淳曰時吳王又不循漢法有告之者

天子春秋鼎盛應劭曰鼎方也行義未過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德澤有加

焉猶尚如是況莫大諸侯師古曰莫大謂無有大權力

且十此者虜師古曰十倍於此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

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

王大抵皆冠

師古曰大抵猶言大畧也音丁禮反其下亦同

血氣方剛漢之傳

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徧置私人如此有異淮

南濟北之為邪此時而欲為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

日中必萑操刀必割

孟康曰萑音衛日中盛者必暴萑也臣瓚曰太公曰日中不慧是謂

失時操刀不割失利之期言當及時也師古曰此語今見六韜萑謂暴曬之也曬音所智反又音所懈反

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為已迺墮骨肉之屬而

抗剄之

應邵曰抗其頭而剄之也師古曰墮毀也抗豈舉也剄剄頸也墮音火規反剄音工鼎反

有異秦之季世虜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

尚憚以危為安以亂為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

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

天下如曩時

師古曰曩久也謂昔時

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

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為相盧綰王燕陳

豨在代今此六七公者皆亡恙

師古曰無恙言無憂病也

當是時而

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

下殺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

師古曰殺雜也併音步鼎反

非有及室

之執以豫席之也

應劭曰禮卿大夫之支子為側室席大也臣瓚曰席藉也言非有側室之

勢為之資藉也師古曰瓚說是也

諸公幸者適為中涓其次塵得舍人

師古曰塵與僅同塵劣也言讒得舍人

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

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

者乃三四十縣惠至渥也

師古曰惠古德字渥厚也音推

然其後十年

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師古

曰角校也競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為

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諉者曰疏孟康曰

以疏為累言不以國也蔡謨曰諉者託也尚可託言信

越等以疏故反故其下句曰臣請試言其親者親者亦

恃疆為亂明信等不以疏也師古曰蔡說是矣諉音女瑞反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

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

梁師古曰共讀曰恭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亡恙

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為治虐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

此諸王雖名為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師古曰自以為

昆弟而不論君臣之義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為者師古曰慮大

皆欲同皇帝之制度而為天子之事擅爵人赦死辜師古曰擅專也甚者或戴黃

屋師古曰天子車蓋之制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

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師古曰不軌謂不修法制也致至也幸而來至

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圍視而起應邵曰圍精正

驚愕也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如淳曰馮無擇子名忠直為御史大夫奏

淮南厲王誅之適啓其口七首已陷其匈矣師古曰始欲發言節

制諸侯王則為刺客所殺陛下雖賢誰與領此師古曰領理也故疏者必危

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疆而動者漢已幸勝

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師古曰易其

其法制既師古曰徵有徵矣師古曰徵證驗也其執盡又復然殃既之變

未知所移師古曰既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

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蘇林曰孔子時人也師古曰坦屠牛者之名也事見

管子而芒刃不頓者師古曰芒刃謂刃之利如毫芒也頓讀曰鈍所排擊剝割

皆衆理解也師古曰解支節也音胡解反至於髡髀之所非斤則斧

師古曰髡股骨也髡髀上也言其骨大故須斤斧也髡音寬髀音陛又音必爾反夫仁義恩厚

人主之芒刃也權執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

衆髡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師古曰嬰繞也臣以為

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執不可也晉灼曰二國皆反誅何不

施之仁恩執不可故也臣竊跡前事師古曰尋前事之蹤跡大抵彊者先反

淮陰王楚最彊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師古曰倚依也音於

綺賁高因趙資則又反陳稀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

又反晉灼曰日用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縮最弱最後反

長沙廼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執疏而最忠非

獨性異人也亦形執然也彙今樊鄴絳灌據數十城而

王今雖以殘亡可也晉灼曰事勢可亡也師古曰曩亦謂昔時也今信越之

倫列為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晉灼曰事執可存然則天下

之大計可知已師古曰已語終辭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

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蒞醢則莫若令如樊鄴等欲天

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

國小則亡邪心師古曰使以義使之遵禮義也令海內之執如身之使

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

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為若干國師古曰若干設數也解在食

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志

師古曰分音扶問反次下亦同地盡而止及燕梁它國皆然其分地衆

而子孫少者建以為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

君之師古曰須待也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為徙其侯國及

封其子孫也師古曰徙其侯國列侯國邑在諸侯王封內而大牙相入者則正其疆界令其隔絕也封其子孫者分諸侯王之國邑各自封其子孫而受封之人若有罪黜其地皆入於漢故云頗入也所

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所利焉師古曰償者謂

所正列侯疆界有侵諸侯王者則漢償之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

之廢地制壹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師古曰慮計也下無倍畔

之心上無誅伐之志師古曰倍讀曰背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

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開

章之計不萌應劭曰柴奇開章皆與淮南王謀反者也細民鄉善大臣致順

師古曰鄉讀曰嚮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臥赤子天下之上而

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服虔曰言天下安雖赤子遺腹在位猶不危也

應劭曰置遺腹朝委裘皆未有所知也孟康曰委裘若容衣天子未坐朝事先帝裘衣也師古曰應子孟二說皆是

當時大治後世誦聖師古曰誦誦其聖明壹動而五業附陛下

誰憚而又不為此師古曰憚畏難也音徒旦反天下之執方病大瘳

師古曰憚畏難也音徒旦反

師古曰憚畏難也音徒旦反

如淳曰腫足曰瘰師古曰音止勇反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

師古曰幾並音巨依反平居不可屈信師古曰信讀曰伸一二指搖身慮

亡聊師古曰賴也搖音丑太反失今不治必為錮疾師古曰錮

疾堅以後雖有扁鵲不能為已師古曰扁鵲良醫也病

非徒瘰也又苦踈蹙師古曰蹙古蹙字音之石反足下

言足蹙反元王之從弟也師古曰楚元王高

不可行也帝為從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親兄子也今之王者

兄弟之子也師古曰惠王齊悼惠王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師古曰

曰廣立蕃屏則天下安故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偃天子師古曰偃

字臣故曰非徒病瘰也又苦蹙蹙可痛哭者此病是也

天下之執方倒縣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

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媯媯侵掠至不敬也師古曰

曰媯古侮字為天下患至亡已也師古曰亡已言不可止也而漢歲致金

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師古曰徵召

操謂主上之所操持也操音千高反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師古曰共

足及居上首顧居下師古曰顧亦反也倒縣如此莫之

能解猶為國有人乎師古曰顧倒如此而不能解非宜

倒縣而已師古曰讀曰但又類辟且病瘵服虔曰病瘵不能

病瘵風辟音壁瘵音肥○宋祁曰浙本注病字下有也

字瘵下有體傷病也四字若止用舊注則全無意當用夫辟者一面病瘵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

長爵不輕得復

張晏曰長爵高爵也雖受高爵之賞猶將禦寇不得復除逸豫也蘇林曰輕易

也不易得復除言難也

五尺以上不輕得息

如淳曰五尺謂小兒

也言無小大皆

斥候望烽燧不得臥

文頴曰邊方備胡寇作高土櫓櫓上

作枯臯枯臯頭堯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火燃舉之以相告曰烽又多積薪寇至即燃之以望其煙

曰燧張晏曰晝舉烽夜燔燧也師古曰張說誤也晝則燔燧夜則舉烽

將吏被介冑而睡

師古曰被音皮義反

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

師古曰醫自謂可為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帝皇之號為戎人

諸侯執既卑辱而甌不息長此安窮

師古曰言長養此患將何所窮極也

進謀者率以為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

師古曰無治安之具

竊料匈奴之衆

師古曰料量也音聊

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

困於一縣之衆甚為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為

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

其命伏中行說而答其背

鄭氏曰說奄人也漢使送公主妻匈奴說不肯行強之因

以漢事告匈奴也師古曰中行姓也說名也行音胡剛反說讀曰悅中行說事只在匈奴傳

舉匈奴

之衆唯上之令

師古曰聽天子之命

今不獵猛敵而獵田鼠不搏

反寇而搏畜菟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為安也德

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

師古曰信讀曰伸

可為流涕者此也今民賣僮者

如淳曰僮謂隸妾也

為之繡衣絲

履偏諸緣

服虔曰加牙條以作履緣師古曰偏諸若今之織成以為要褻及標領者也古謂之車馬

覆其車為乘車及騎從之象也

內之閑中

服虔曰閑賣奴婢闌

是古天子后服所

以廟而不宴者也

師古曰入廟則服之宴處則不著蓋貴之也

而庶人得以

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統之裏縵以偏諸

晉灼曰以偏諸縵著衣也師古

曰縵音妾謂以偏諸縵著之也縵音步千反

美者黼黻

師古曰黼者織為斧形黻者刺為衆文

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

音皮義反

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

師古曰得其節而合宜

今庶人

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

殆未有也

師古曰屈謂財力盡也音其勿反

且帝之身自衣阜綈

師古曰阜綈

厚繪也音徒奚反

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

人夔妾緣其履

師古曰夔庶賤也

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

不能衣一人

師古也衣音於既反

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

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飢不可得也飢寒切於民

之肌膚欲其亡為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

師古曰屈音其勿反

盜賊直須時耳

師古曰言待時而發

然而獻計者曰毋動

師古曰言天下

安不可動搖

為大耳

如淳曰好為大語者

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

師古曰無尊甲之差

至冒上也

師古曰冒犯也

進計者猶曰毋為可為長

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

師古曰謂商鞅

并心於進取

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

壯則出贅

應劭曰出作贅婿也師古曰謂之贅婿者言其不當出在妻家亦猶人身體之有就贅非

應所有也一說贅質也家貧無有聘財

借父耰鉏慮有

德色

師古曰耰摩田器也言以耰及鉏借與其父而容色自矜為恩德也耰音憂

毋取箕箒

立而諱語

服虔曰諱猶罵也張晏曰諱音碎

抱哺其子與公併

倨

師古曰哺飲也言婦抱子而哺之乃與其婦姑不相

說則反唇而相稽

應劭曰稽計也相與計校也其慈子

者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

師古曰唯利小異於禽獸也無幾

言不多也幾居豈反。劉奉世曰諛謂秦人不知孝義

不然而取功成求得矣

師古曰求得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

義之厚

師古曰信讀

任

天下大敗衆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

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

師古曰大賢謂高祖也德從天下天

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誼捐廉耻日

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願行也

其德

曩之為秦者今轉而為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

劉寢戶之簾

師古曰劉謂割取之也室有東西廂曰廟

舉兩廟之器

如淳曰舉取也兩廟高祖惠帝廟

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

師古曰白晝書日也言白者謂

矯僞者出幾十萬石粟

服虔曰吏矯僞徵發盈出十萬

而行郡國

如淳曰此言富者出錢穀得高爵或乃為使

言詐為文書以出倉粟近十萬石

賦六百餘萬錢乘傳

耳非謂徵發於下也

幾音鉅依反

賦六百餘萬錢乘傳

師古曰如說

而行郡國

如淳曰此言富者出錢穀得高爵或乃為使

亦非也此又言矯偽之人詐為詔令妄作賦斂此其亡
其數甚多又詐乘傳而行郡國也行音下更反此其亡
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
為大故師古曰特徒也言公卿大臣特以簿書期會為急不知正風俗厲行義也至於俗流
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師古曰恬安也音徒兼反慮不動於耳目
以為是適然耳師古曰適當也謂事理當然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
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師古曰鄉讀曰嚮俗吏之所
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師古曰刀所以削書札筐篋所以盛書陛
下又不自憂竊為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
有禮六親有紀師古曰紀理也此非天之所為人之所設也夫
人之所設不為不立不植則僵不脩則壞師古曰植建也僵偃也音

管子管子曰師古曰管子與管仲也禮義廉耻是謂四維四維不

張國乃滅亡使管子愚人也則可管子而少知治體則

是豈可不為寒心哉師古曰若以管子為愚人其言不實則無禮義廉耻可也若以管子

為微識治體則當寒心而憂之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

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三歲而社稷為虛師古曰虛讀曰

墟謂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惑師古曰幾

讀曰冀次豈如今定經制師古曰經常也令君君臣臣師古曰君為若

德臣為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亡所幾幸

而羣臣衆信上不疑惑師古曰衆信謂共為忠信也此業壹定世世

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師古曰執持而順行之若夫經制不定是

猶度江河亡維楫

師古曰維所以繫船楫所以刺船中也詩云緜纒維之楫音集又音接

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

師古曰覆音芳日反

可為長太息者此也

夏為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為天子二十餘世而

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為天子二世

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

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廼生固舉以禮

師古曰廼始也

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

師古曰齊讀曰齋

見之南郊

見于天也

師古曰見音胡電反

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

故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

師古曰赤子言其新生未

曰人生則有眉髮矣顏說誤匍匐入井又非所謂新生也嬰兒體色赤故曰赤子耳

昔者成王幼

在襁抱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

保其身體傳傳之德義師道之教訓

師古曰保安也傳輔也道讀曰導其

下亦同

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

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

師古曰宴謂安居

故廼孩提有

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

師古曰孩小兒也提謂提攜之

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

師古曰端正也

也直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

師古曰悌音徒繼反

使與太子

居處出入故太子廼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

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

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

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者必先受業廼

得嘗之師古曰者擇其所樂必先有習廼得為之孔子

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師古曰貫亦習也音工宦反及太子少

長知妃色師古曰妃色妃匹之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古

曰官謂官舍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踈有序而

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

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

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隲矣師古曰隲

與隲同請越制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

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師古曰則法也匡正也則德智長而治道得

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于下矣師古曰輯

與集同輯和也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

史師古曰有過則記徹膳之宰師古曰有闕則諫進善之旌師古曰進善言者立

於庭下誹謗之木師古曰譏惡事者書之於木敢諫之鼓師古曰欲顯諫者則擊鼓

警史誦詩工誦箴諫師古曰警無目者也工習樂者也大夫進謀士傳

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師古曰每被切磋故無大過可耻媿之事化與

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

明有敬也師古曰朝日以朝夕月以暮皆迎其初出也下朝音道遙反春秋入學坐

國老執醬而親餽之師古曰餽與饋同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

和師古曰鸞和車上鈴也解在禮樂志步中采齊師古曰樂詩名也字或作齊又作茨並音律私

反趣中肆夏

師古曰亦樂詩名趣讀曰趨趨疾步也凡言中者謂與其節相應也並音竹仲反

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食其死聞其聲不

食其肉故遠庖厨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

師古曰遠音于萬反長音

竹兩反

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

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

師古曰訐

謂面相斥罪也音居謁反

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傳

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

胡亥今日卽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

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

師古曰艾讀曰刈菅茅也音茲

豈惟

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

師古曰道讀曰

導鄙諺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

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

師古曰已事已往之事

然而

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

師古曰法謂則而效之

秦世之所以亟

絕者其轍跡可見也

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車跡曰轍

然而不避是後

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

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

師古曰諭

曉告也與猶及也

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

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

師古曰

日貫音工宦反

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者欲不異

師古曰者讀曰嗜

及

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有雖死而不相爲

者蘇林曰言其人之行不能易事相為處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

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

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師古曰周書呂刑之辭也一人天子也言

天子有善則兆庶獲其利此時務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

然師古曰將然謂欲有其事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

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為生難知也若

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

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

用哉師古曰顧猶反也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

起教於微眇師古曰眇細小也使民日遷善遠惡而不自知也

師古曰見善則遷畏學而離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毋訟乎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使吾聽訟與衆人齊等然能先以德義化之使其無訟為人主計

者莫如先審取舍師古曰取謂所擇用也舍謂所棄置也取舍之極定於

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師古曰極中也萌始生也安者非一日而

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

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

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

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

或馭之以法令師古曰道讀曰導馭與驅同下類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

洽而民氣樂馭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

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
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
十餘歲則大敗此亡它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
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
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在天子
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享
木廣裕師古曰裕饒也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
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
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讎既幾及身子孫誅絕師古曰幾
者鉅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

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
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
秦事以觀之也師古曰胡何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
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師古曰級等也廉側隅也陛亡
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師古曰陵乘也理執然
也故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
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師古曰官師一官之長延及庶人等級
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
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
臣之近主乎師古曰近因其勤反廉耻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

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臯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

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蹇其芻者有罰師古曰齒謂審其齒歲也芻所

食之草也蹇音千六反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

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臯不加其身者尊

君之故也此所以為主上豫遠不敬也師古曰遠離也所以體

貌大臣而厲其節也師古曰體貌謂加禮容而敬之今自王侯三公之

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

舅也師古曰天子呼諸侯長者同姓則曰伯父異姓則曰伯舅伯長也而今與衆庶同

黥劓髡別笞僇棄市之法蘇林曰僇音罵然則堂不亡陞虐被

戮辱者不泰迫虐師古曰迫迫天子也廉耻不行大臣無迺握重

權大官而有徒隸亡耻之心虐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

以重法者如淳曰決罪曰當問樂殺二世於望夷宮本由秦制無忌上之風也投鼠而不

忌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

履師古曰苴履中音子余友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

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

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

係縲之師古曰縲謂以長繩係之也縲音先列反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師古曰徒官編次列也

司寇寇主刑罰也小吏詈罵而榜笞之師古曰榜音彭殆非所

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迺

可以加此也蘇林曰知其刑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

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

賤人安宜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之行之君智伯

伐而滅之師古曰行音戶剛反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釁面

吞炭鄭氏曰釁漆面以易貌吞炭以變聲也師古曰釁熏也以毒藥熏之必報襄子五起

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

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

事讎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虜列士人主使然

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

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頑頓亡耻師古曰頓音鈍莫詬亡節師古曰

曰莫詬謂無志分也莫音胡結反詬音后廉耻不立且不自好師古曰自好好猶自喜也好

音呼苟若而可師古曰若猶然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師古曰逝往也

主上有敗則因而挺之矣服虔曰音挺起也師古曰挺式延反主上有患

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

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師古曰此於人主爲不便也便音頻面反羣下至衆

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於羣下也師古曰粹純也

言其執悉在羣下俱亡耻俱苟妄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

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

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師古曰簠簋所以盛飯也方曰簠圓

曰簠簋音甫又音扶簠音軌坐汙穢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汙穢而

帷薄不脩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師古

曰罷廢於事也軟弱也故貴大臣定有其臯矣猶未拜

罷讀曰疲軟音人克反師古曰講尚遷就而為之諱也故其在

然正以諄之也師古曰講尚遷就而為之諱也故其在

大譴大何之域者師古曰譴責也何問也域界局也聞譴何則白冠

纓鄭氏曰以毛作纓白冠喪服也盤水加劔造請室而請臯耳應劭曰請室請

罪之室蘇林曰音繫清胡公漢官車駕出有請室令在前先驅此官有別獄也如淳曰水性平若已有正罪君

以平法治之也加劔當以自刎也或曰殺牲者以盤水取頸血故示若此也師古曰應如二說皆是上不

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師古曰中罪非大非

小也弛廢也自廢而死弛音弋爾反蘇林曰不戾其頸而親加

刀鋸也師古曰盤古戾字音廬結反其有大臯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

自裁師古曰裁謂自刑殺也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師古曰捽持頭髮也抑謂

按之也捽音才兀反曰子大夫自有過耳服虔曰子者男子美號吾遇子有

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意師古曰意讀曰喜音許吏反意好也好為志氣也

嬰以廉耻故人矜節行師古曰嬰加也矜尚也上設廉耻禮義以

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

俗定則為人臣者主耳忘身孟康曰唯為注耳不念其身國耳忘家

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

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

死君上守圉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

城者比物此志也李奇曰志記也凡此上陳廉耻之事皆古記也如淳曰此謂比方也使忠臣以死社稷之志比於金城也師古曰二家之說皆非也此言聖人厲此節行以御羣下則人皆懷德戮力同

心國家安固不可毀拔若金城也尋其下文義可曉矣

彼且為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為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為我危故吾

得與之皆安師古曰夫夫人也亦猶彼人耳夫音扶顧行而忘利守節而

仗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應劭曰言念主忘身

憂國忘家如此可託權柄不須復制祭也六尺之孤未能自立者也此厲廉耻行禮誼之

所致也主上何喪焉師古曰如此則此之不為而顧彼

之義行服虔曰彼謂亡國也師古曰顧反也又謂父行

級之故曰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師古曰誼上疏言可為

而止蓋史家直取其要切者耳故下贊云撥其切於世事者著于傳是時丞相絳侯周勃

免就國人有告勃謀反逮繫長安獄治卒亡事復爵邑

故賈誼以此譏上上深納其言養臣下有節是後大臣

有罪皆自殺不受刑至武帝時稍復入獄自甯成始初

文帝以代王入即位後分代為兩國立皇子武為代王

參為太原王小子勝則梁王矣後又徙代王武為淮陽

王而太原王參為代王盡得故地居數年梁王勝死亡

子誼復上疏曰陛下即不定制如今之執不過一傳再

傳服虔曰一傳世也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大強師古曰植

也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為蕃扞及皇太子之所恃

者唯淮陽代二國耳師古曰蕃翰得宜則嗣王安代北

邊匈奴與強敵為鄰能自完則是矣而淮陽之比大諸

侯厯如黑子之著面師古曰黑子今所謂厯子也著音直略反適足以餌大

國耳師古曰餌謂為其所吞食不足以有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

國而令子適足以為餌豈可謂王哉人主之行異布衣

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黨人主唯天下安

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蝟毛

而起師古曰蝟蠱名也其毛為刺音謂以為不可故薪去不義諸侯而

虛其國如淳曰不始諸侯彭越黥布等師古曰薪端與芟同謂芟刈之擇良日立諸子

雜陽上東門之外師古曰諸侯國皆在關東故于東門外立之也東面最北出閭曰上東門

畢以為王而天下安師古曰畢猶盡故大人者不牽小行以成

大功今淮南地遠有或數千里越兩諸侯師古曰越過也兩諸侯梁

及淮而縣屬於漢師古曰為縣而屬漢其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

自悉而補中道衣敝應劭曰自悉其家資財補錢用諸縫作衣師古曰悉盡也

費稱此師古曰稱音尺聲反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

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勢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

以益淮陽而為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

郡以益梁孟康曰列城縣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

新鄴以北著之河師古曰新鄴潁川縣也鄴音千移反著音直略反淮陽包陳

以南捷之江音灼曰包取也如淳曰捷謂立封界也或曰捷接也師古曰捷音鉅偃反則太

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

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

也如淳曰從誼言可二世安耳師古曰言帝身及太子嗣位之時當今恬然適遇諸侯

之皆少師古曰恬安也少謂年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

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既今陛下力制天下願指如

意如淳曰但動願指麾則所欲皆如意高拱以成六國之既難以言智苟

身亡事畜亂宿既孰視而不定師古曰畜讀曰蓄萬年之後傳

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臣聞聖主言問其臣

而不自造事師古曰欲發言則問其臣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唯陛

下財幸師古曰財與裁同裁擇而幸從其言文帝於是從誼計廼徙淮陽

王武為梁王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得大縣四十餘城徙

城陽王喜為淮南王撫其民時又封淮南厲王四子皆

為列侯誼知上必將復王之也上疏諫曰竊恐陛下接

王淮南諸子孟康曰接音挾挾持欲王淮南諸子也臣非也謂接今時當即王之言不父也接猶續也猶今人言續復爾曾不與如臣者孰計

之也淮南王之悖逆亡道天下孰不知其皇師古曰悖感也音布

內陛下幸而赦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不當

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師古曰言若尊王其子則

是厲王無罪漢在殺之此人少壯豈能亡其父哉師古曰少壯猶言稍長大白

公勝所謂父報仇者大父與伯父叔父也師古曰白公楚平王之孫

太子建之子也大父即祖謂平王也伯父叔父平王諸子也事見春秋傳白公為亂非欲取

國代主也發忿快志刻手以衝仇人之匈師古曰刻利也音弋丹反

固為俱靡而已

師古曰言與仇人俱滅也靡碎也音武彼反

淮南雖小黥布

常用之矣漢存特幸耳

師古曰言漢之勝布得存此直天幸耳

夫擅仇人

足以危漢之資於策不便

師古曰言假四子以資權則當危漢

雖割而為

四四子一心也予之衆積之財此非有子胥白公報於

廣都之中即疑有剽諸荆軻起於兩柱之間

師古曰剽諸刺吳王

荆軻刺秦皇事見春秋傳及燕丹子也

所謂假賊兵為虎翼者也

應劭曰周書云

無為虎傳翼將飛人邑擇人而食之

願陛下少留計梁王勝墜馬死

李奇曰文

王主傳言揭此言勝為有兩名

誼自傷為傳無狀

師古曰無善狀

常哭泣後歲

餘亦死賈生之死年三十三矣後四歲齊文王薨亡子

文帝思賈生之言廼分齊為六國盡立悼惠王子六人

為王又遷淮南王喜於陽城而分淮南為三國盡立厲

王三子以王之後十年文帝崩景帝立三年而吳楚趙

與四齊王合從舉兵

韋昭曰四齊王膠東膠西菑川濟南也師古曰從音子容反

西

鄉京師

師古曰鄉讀曰嚮

梁王扞之卒破七國至武帝時淮南

厲王子為王者兩國亦反誅孝武初立舉賈生之孫二

人至郡守賈嘉最好學世其家

師古曰言繼其家業

贊曰劉向稱賈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論甚美通

達國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也

師古曰伊伊尹管仲

使時夏

用功化必盛為庸臣所害甚可悼痛追觀孝文玄默躬

行以移風俗

師古曰躬行謂身親儉約之行也自追觀以下並史家之詞

誼之所陳

略施行矣及欲改定制以漢為土德色上黃數用五
及欲試屬國施五餌三表以係單于師古曰賈誼書謂愛人之狀好人之
技仁道也信為大操常義也愛好有實已諾可期十死
一生彼將必至此三表也賜之盛服車乘以壞其目賜
之盛食珍味以壞其口賜之音樂婦人以壞其耳賜之
高堂邃宇倉庫奴婢以壞其腹於來降者上以召幸之
相娛樂親酌而手食之其術固以疏矣誼亦天年早終
以壞其心此五餌也
雖不至公卿未為不遇也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掇其切
於世事者著于傳云

前漢書卷四十八終

前漢書卷四十九

爰盎鼂錯傳第十九

漢蘭唐正議大夫行

臺必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註

師古曰鼂古朝字其下作朝蓋通用耳

爰盎字絲其父楚人也

師古曰盎音一浪反故為羣盜徙安陵古師

曰羣盜者羣衆相隨而為盜也

高后時盎為呂祿舍人孝文即位盎兄

噲任盎為郎中

如淳曰盎為兄所保絳侯為丞相朝罷

趨出意得甚

師古曰意甚自得也上禮之恭常目送之盎進曰丞

康熙壬午重修

前漢書卷四十九

列傳

一

相何如人也上曰社稷臣益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

臣社稷臣主在與在主亡與亡如淳曰人主在時與共治在時之事人主雖亡其法度存當奉行之高祖誓非劉氏不王而勃等聽王諸呂是從生主之欲不與亡者也方呂后時

諸呂用事擅相王劉氏不絕如帶師古曰言微細也是時絳侯

為太尉本兵柄師古曰執兵權之本弗能正呂后崩大臣相與共

誅諸呂太尉主兵適會其成功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丞

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讓師古曰臣主失禮竊為陛下弗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已而絳侯望益

曰吾與汝兄善今兒廼毀我師古曰望責怨之也益遂不謝及絳

侯就國人上書告以為反徵繫請室師古曰請室獄也解在賈誼傳諸

公莫敢為言唯益明絳侯無罪絳侯得釋益頗有力絳

侯廼大與益結交淮南厲王朝殺辟陽侯師古曰自國入朝而殺之

居處驕甚益諫曰諸侯太驕必生患可適削地師古曰適讀曰

謫上弗許淮南王益橫師古曰橫音胡孟反謀反發覺上徵淮南

王遷之蜀檻車傳送益時為中郎將諫曰陛下素驕之

弗稍禁以至此今又暴摧折之淮南王為人剛有如遇

霜露行道死陛下竟為以天下大弗能容有殺弟名柰

何上不聽遂行之淮南王至雍病死聞師古曰雍是扶風雍縣也聞聞

於天上輟食哭甚哀師古曰輟止也益入頓首請辜師古曰自責以不強

諫上曰以不用公言至此益曰上自寬此往事豈可悔

高世行三此不足以毀名上曰吾高世三

哉且陛下有高世行三此不足以毀名上曰吾高世三

者何事益曰陛下居代時太后嘗病三年陛下不交睫

解衣師古曰睫目旁毛也交湯藥非陛下口所嘗弗進

夫曾參以布衣猶難之今陛下親以王者脩之過曾參

遠矣諸呂用事大臣顛制師古曰顛與專同然陛下從代乘六

乘傳馳不測淵鄭氏曰大臣亂乘傳而赴之故曰不測淵雖賁育之勇不及

陛下孟康曰孟賁夏育皆古勇士也陛下至代邸西鄉讓天子者三南

鄉讓天子者再師古曰鄉讀曰嚮夫許由一讓師古曰許由古高士也堯讓天

下於由由不受也陛下五以天下讓過許由四矣且陛下遷淮

南王欲以苦其志使改過有司宿衛不謹故病死於是

上迺解益繇此名重朝廷益常引大體忼慨宦者趙談

以數幸常害益益患之益兄子種為常侍騎諫益曰君

衆辱之後雖惡君上不復信師古曰惡謂譖毀之言其過惡於是上朝

東宮趙談驂乘益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

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之餘

共載於是上笑下趙談泣下車上從霸陵上欲西馳

下峻阪益搯轡師古曰搯與擊同上曰將軍怯邪益言曰臣聞

千金之子不垂堂師古曰言富人之子則自愛也垂堂謂坐堂外邊恐墜墮也百金

之子不騎衡如淳曰騎倚也衡樓殿邊欄楯也聖主不乘

危不徼幸今陛下騁六飛如淳曰六馬之疾若飛也馳不測山有如

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柰高廟太后何上乃止上幸上

林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坐師古曰同坐謂所坐之處高下齊同

無差等也及坐郎署長布席益引卻慎夫人坐蘇林曰郎署上林中直衛

之署也如淳曰益時為中郎將天子幸署豫設供帳待之故得卻慎夫人坐也師古曰卻謂退而卑之也坐音

材臥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益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以立后慎夫人適妾妾主

豈可以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則厚賜之陛下所以為慎

夫人適所以禍之也獨不見人豕乎張晏曰豕夫人也於是上

廼說師古曰說入語慎夫人慎夫人賜益金五十斤然

益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中調為隴西都尉師古曰調選也音徒

鈞仁愛士卒士卒皆爭為死遷齊相徙為吳相辭行種

謂益曰吳王驕日久國多姦今絲欲刻治如淳曰種稱叔父字曰絲

彼不上書告君則利劔刺君矣南方卑溼絲能日飲亡

何說王母反而已師古曰無何言更無餘事如此幸得脫益用種之

計吳王厚遇益益告歸道逢丞相申屠嘉下車拜謁丞

相從車上謝益還媿其吏師古曰慙不見禮也乃之丞相舍上謁

求見丞相師古曰上謁若今通名也丞相良久乃見因跪曰願請間

師古曰欲因間隙私有所白也丞相曰使君所言公事之曹與長史掾

議之吾且奏之則私吾不受私語益即起說曰君為相

自度孰與陳平絳侯師古曰度量也與猶如也丞相曰不如益曰

善君自謂弗如夫陳平絳侯輔翼高帝定天下為將相

而誅諸呂存劉氏君廼為材官蹶張遷為隊帥如淳曰隊帥軍

中官師古曰帥音所類反積功至淮陽守非有奇計攻城野戰之

功且陛下從代來每朝郎官者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

其言不可用置之言可采未嘗不稱善何也欲以致天

下賢英士大夫日聞所不聞以益聖師古曰日日得聞異言也而君

自閉箝天下之口而日益愚師古曰箝籥也音其炎反夫以聖主責

愚相君受禍不久矣丞相乃再拜曰嘉鄙人廼不知將

軍幸教引與入坐為上客益素不好鼂錯錯所居坐益

輒避益所居坐錯亦避兩人未嘗同堂語及孝景即位

鼂錯為御史大夫使吏案益受吳王財物抵臯詔赦以

為庶人吳楚反聞師古曰聞聞於天子錯謂丞史曰如淳曰百官表御史大夫

有兩丞丞史丞反史也爰益多受吳王金錢專為蔽匿言不反今

果反欲請治益宜知其計謀丞史曰事未發治之有絕

如淳曰事未發之時治之乃有所絕也今兵西向治之何益且益不宜有

謀如淳曰益大臣不宜有姦謀錯猶與未決師古曰與讀曰豫人有告益益

恐夜見竇嬰為言吳所以反願至前師古曰至天子之前對狀

也嬰入言上廼召益益入見竟言吳所以反獨急斬錯

以謝吳吳可罷上拜益為泰常竇嬰為大將軍兩人素

相善是時諸陵長安中賢大夫爭附兩人車騎隨者日

數百乘及鼂錯已誅益以秦常使吳吳王欲使將不肯

欲殺之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圍守益軍中初益為吳相

時從史盜私益侍兒類曰益知之弗泄遇之如故人

有告從史君知女與侍者通迺亡去益驅自追之師古曰

馳而追遂以侍者賜之復為從史及益使吳見守從史

適在守益校為司馬師古曰為校中之司馬迺悉以其

裝齎買二石醇醪師古曰裝齎謂所齎衣物自隨者也

也音會天寒士卒飢渴飲醉西南陬卒卒皆臥師古曰

飲音於禁反陬音司馬夜引益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

期旦日斬君益弗信曰何為者司馬曰臣故為君從史

盜侍兒者也益乃驚謝曰公幸有親文穎曰言吾不足

察公師古曰察古累司馬曰君第去師古曰臣亦且亡

辟吾親如淳曰藏匿吾親不使君何患迺以刀決帳道

從醉卒直出師古曰於醉卒之處決司馬與分背師古

時各益解節旄懷之如淳曰不屐步行七十里如淳曰

去也行而明見梁騎馳去遂歸報文穎曰梁騎將擊吳楚者

因得脫歸吳楚已破上更以元王子平陸侯禮為楚王

以益為楚相嘗上書不用益病免家居與閭里浮湛相

隨行鬪雞走狗師古曰湛雒陽劇孟嘗過益益善待之

安陵富人謂益曰吾聞劇孟博徒服虔曰博將軍何

自通之益曰劇孟雖博徒然母死客送喪車千餘乘此

亦有過人者且緩急人所有師古曰凡人在生不能無緩急之事夫一旦

叩門不以親為解張晏曰不語云親不聽也臣瓚曰凡人之於赴難濟危多以有父母為解

而孟兼行之師古曰瓚說不以在亡為辭師古曰或實是也解者若余言分疏矣

在天下所望者獨季心劇孟文穎曰心季布弟也今公陽從數騎

富人弗與通諸公聞之皆多益師古曰多猶重益雖居家景帝

時時使人問籌策梁王欲求為嗣益進說其後語塞梁

王以此怨益使人刺益刺者至關中問益稱之皆不容

口師古曰稱美其德口不能容也迺見益曰臣受梁王金刺君君長者

不忍刺君然後刺者十餘曹如淳曰曹輩也備之益心不樂家

多怪迺之培生所問占蘇林曰音格文穎曰音陪秦時賢士善術者也還梁刺

客後曹果遮刺殺益安陵郭門外

鼂錯潁川人也晉灼曰音厝置之厝師古曰據申屠嘉傳序云責通請錯匪躬之故以韻而言

讀為錯雜之錯不可依也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生所

文學為太常掌故應邵曰掌故六石吏主故事錯為人峭直刻深師古

曰峭字與峭同峭謂峻陘也音干笑反孝文時天下亡治尚書者獨聞齊

有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迺詔太

常使人受之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還因上書稱說

師古曰稱師法而說其義詔以為太子舍人門大夫師古曰初為舍人又為門大夫

遷博士又上書言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揚於萬世之後

者以知術數也張晏曰術數刑名之書也臣瓚曰術數謂法制治國之術也師古曰瓚說也

公孫弘云擅殺生之力通壅塞之途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偽必見於上謂之術此與錯所言同

耳故人主知所以臨制臣下而治其衆則羣臣畏服矣

知所以聽言受事則不欺蔽矣知所以安利萬民則海

內必從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則臣子之行備矣此四者

臣竊為皇太子急之人臣之議或曰皇太子亡以知事

為也師古曰言何用知事臣之愚誠以為不然竊觀上世之君不

能奉其宗廟而劫殺於其臣者皆不知術數者也皇太

子所讀書多矣而未深知術數者不問書說也師古曰說謂所

說之義也夫多誦而不知其說所謂勞苦而不為功臣竊觀

皇太子材智高奇馭射伎藝過人絕遠然於術數未有

所守者以陛下為心也張晏曰若伯魚須仲尼始以乃讀詩書也竊願陛下

幸擇聖人之術可用今世者以賜皇太子因時使太子

陳明於前唯陛下裁察上善之於是拜錯為太子家令

臣瓚曰茂陵中書太子家令秩八百石以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

囊師古曰言其一身所有皆曰是智筭若囊橐之盛物也是時匈奴疆數寇邊上發

兵以禦之錯上言兵事曰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

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

直隸書院元 反集

邑毆略畜產師古曰毆與驅同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夫寇盜

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師古曰益奮厲也敗兵之卒沒世不

復師古曰永挫折也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

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

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師古曰輯與集同底與砥同起破傷之民

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有大利

非隴西之民有勇怯迺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

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安邊境

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

之急者三師古曰合刃謂交兵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

用利兵法曰文五之溝漸車之水師古曰漸讀曰澗山

林積石經川丘阜師古曰經川常流少木所在師古曰阜

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

師古曰曼衍猶聯延也屬續也衍音弋戰及屬音之欲反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步

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閒師古曰閒遠離也仰高臨下此

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少可前

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劔楯三不當一萑葦竹蕭師古曰萑葦也

葦葦也蕭也萑音完蒿少木蒙龍支葉茂接師古曰蒙龍覆蔽之貌也龍音來東反

此矛鏃之地也師古曰鏃鐵把短矛也音上延反長戟二不當一曲道

相伏險阨相薄此劔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

前漢書卷四十九 地理志

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師古曰趨利弗及避

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師古曰金金鉦也鼓所以進衆金所

以止衆也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

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應劭曰袒裼肉袒也師古曰裼音錫弩不可以及

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

師古曰鏃矢鋒也音子木反此將不省兵之禍也師古曰省視也五不當一

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

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

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彊弱異執險

易異備師古曰易平也音弋跋反天甲身以事彊小國之形也合小

以攻大敵國之形也師古曰彼我力均不能相勝則須連結外援共制之也以蠻

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師古曰不煩華夏之兵使其同類自相攻擊也今匈奴

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

與也師古曰與猶如險道傾仄且馳且射師古曰仄中國之騎

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師古曰罷讀曰疲中國之人弗與

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師古曰易亦平

也突騎言其驍銳可用衝突敵人也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師古曰撓攙也音火高反

其字從手一曰撓曲也弱也音艾教反其字從亦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師古曰疏亦濶

也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

來什伍俱前師古曰什伍爲伍二伍爲什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

官騶發矢道同的

蘇林曰騶音馬驟之驟如淳曰騶矢也處平易之地可以矢相射也臣瓚

曰材官騎射之官也射者驟發其用矢者向中一的言其工妙也師古曰騶謂矢之善者也春秋左氏傳作蔽

字其音同耳材官有材力者騶發發騶矢以射也手注矢善故中則同的的謂所射之準臬也蘇音失之疾臬

音牛列反則匈奴之革筥木薦弗能支也孟康曰革筥以皮作如鏡

者被之木薦以木板作如楯一曰革筥若楯木薦下馬之以當人心也師古曰一說非也筥音息嗣反

地鬪劔戟相接去就相薄師古曰薄迫也則匈奴之足弗能給

也師古曰給謂相連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

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

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

也以大爲小以彊爲弱在俛仰之間耳師古曰言不知其術則雖大必

小雖彊必弱也俛亦俯字仰讀曰仰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服虔曰

可復也也師古曰跌足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

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

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

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師古曰輯以與集同也

陛下之明約將之卽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

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爲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

衆張晏曰衡音橫師古曰此萬全之術也傳曰狂夫之

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唯陛下財擇師古

曰財與文帝嘉之乃賜錯璽書寵荅焉曰皇帝問太子

家令上書言兵體三章聞之李奇曰三者得地書言狂

夫之言而明主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

國之大患故在於此使夫不明擇於不狂是以萬聽而

萬不當也錯復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當世急務二事

曰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師古曰貉音莫客反南攻揚粵

張晏曰揚州之南越也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

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

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執戰則為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

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文穎曰土食

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師古曰密理謂其肌肉也毳細毛也其性

能寒師古曰能讀曰耐此下能暑亦同揚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

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

邊輸者償於道服虔曰償什也如淳曰償音奮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

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吏有謫及贅壻賈人後以嘗

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

其左孟康曰秦時復除者居閭之左後發役不供復役之也或云直先發取其左也師古曰閭里門也居

閭之左者一切皆發之非謂復除也解在食貨志發之不順行者深恐有背畔

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為之也師古曰北謂敗

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

以富家室故能使其眾蒙矢石赴湯火師古曰蒙冒犯也視死

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

之後不得一筭之復師古曰復復除也音方目反天下明知禍烈及

已也師古曰曰猛火曰烈取以喻耳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為天下先倡

師古曰曰倡讀曰唱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

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師古曰著音直略反其執易以擾亂

邊竟師古曰曰竟讀曰境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

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野師古曰野古野字美草

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

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晦也師古曰晦古畝字也

南畝耕種之處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

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

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

遠縣纔至則胡又已去李奇曰纔音裁師古曰纔淺也俗言僅至也他皆類此聚

而不罷為費甚大罷之則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

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

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師古曰更謂易代也音庚又讀如本

字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

以便為之高城深塹具藺石布渠荅服虔曰藺石可投人石也蘇林曰渠

荅鐵蒺藜也如淳曰藺石城上雷石也晏子曰城上二

步一渠立程長三尺冠長十尺臂長六尺二步一荅荅廣九尺袤十二尺師古曰藺石如說復為一城其內城

開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

師古曰調謂筭度之也總計城邑之為中周虎落鄭氏

中令有千家以上也調音徒鈞友落者外蕃也若今時竹虎也蘇林曰作虎落於塞要下

以沙布其表旦視其跡以知匈奴來入一名天田師古

曰蘇說非也虎落者以竹篾相連遮落之也先為室屋具田器廼募舉人及

免徒復作令居之張晏曰募民有罪自首除罪定輸作

及罪人遇赦復作竟其日月者今皆除其不足募以丁

奴婢贖鼻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廼募民之欲往

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師古

徙之時縣官且廩給其衣食於後能自供贍乃止也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

至卿孟康曰食貨志所謂樂鄉者也朝位從卿而無職

未得豫言之也然二十等爵內無其亡夫若妻者縣官

有卿名蓋謂其等同列卿者也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

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

者以其半予之孟康曰謂胡人入為寇驅收中國能奪

胡人入為寇驅略漢人及畜產而它人縣官為贖張晏

能止得其所驅者令其本主以半賞之言謂官為備價贖之耳張說非也其民如是則邑里

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師古曰言非以此事

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執而

心畏胡者功相萬也如淳曰東方諸郡民不以陛下之

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

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師古曰言發怨恨之人使行戎役也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錯復

言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如淳曰將送也或曰將資也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

奉明法師古曰稱副也存卹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師古曰輯與集同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

貧民相募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師古曰所以克實寬廣空虛之地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

地之宜觀其少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製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為築室家有一堂二內門戶之

閉張晏曰二內二房也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師古曰之往也為置醫巫以救疾

病以脩祭祀男女有昏師古曰昏謂婚姻配合也生死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張晏曰畜長六畜也師古曰種樹謂桑果之屬長音竹兩反室屋完安

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為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

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服虔曰假音假借之假五百師名也師古曰假大也音王

雅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師古曰有保護之能者也今流俗書本護字作讓妄改之耳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正定於外

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師古曰各守其業也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

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日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

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

還踵矣師古曰還讀曰旋旋踵回旋其足也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

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

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師古曰意疑之也壹大治

則終身創矣師古曰創懲艾也音初亮反欲立威者始於折膠蘇林曰秋

氣至膠可折弓弩可用匈奴常以為候而出軍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師古曰使其得

勝廷氣志而去後未易服也愚臣亡識唯陛下財察後詔有司

舉賢良文學士錯在選中上親策詔之曰惟十有五年

九月壬子皇帝曰昔者大禹勤求賢士施及方外師古曰施

延也音弋岐反四極之內舟車所至人迹所及靡不聞命以輔

其不逮師古曰意所不及者取其言以自輔也近者獻其明遠者通厥聰

比善戮力以翼天子師古曰比和也翼助也此音頻寐反是以大禹能亡

失德夏以長楸師古曰楸美也高皇帝親除大害去亂從師古曰從

子容反亂從謂禍亂之蹤跡也一曰亂謂作亂者從謂合從者若六國時為從者也今書本從下或有順字或有治字皆非也後人妄加之也劉奉世曰大害謂秦亂從謂項羽時漢得關中羽西向爭天下故曰亂從

並建豪英以為官師師古曰師長也各為一官之長也為諫

爭輔天子之闕而翼戴漢宗也賴天之靈宗廟之福方

內以安澤及四夷今朕獲執天子之正以承宗廟之祀

朕既不德又不敏明弗能燭而智不能治此大夫之所

著聞也故詔有司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師古曰

謂郡守也各帥其志以選賢良明於國家之大體通於人事

之終始及能直言極諫者各有人數將以匡朕之不逮

二三大夫之行當此三道張晏曰三道國體人事直言也師古曰二三大夫總謂當

時受策者非朕甚嘉之故登大夫于朝親諭朕志大夫

其上三道之要及永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

民之不寧四者之闕悉陳其志毋有所隱上以薦先帝

之宗廟下以興愚民之休利著之於篇朕親覽焉觀大

夫所以佐朕至與不至書之周之密之重之閉之師古曰

音直興自朕躬師古曰言朕自發視之大夫其正論毋枉執事張

龍反曰毋為有烏虜戒之師古曰虜讀曰呼二三大夫其帥志毋怠

錯對曰平陽侯臣宙孟康曰曹汝陰侯臣竈如淳曰夏

頽陰侯臣何文頽曰廷尉臣宜昌隴西太守臣昆邪服

曰公孫昆邪也師古曰昆讀曰混音下昆反所選賢良太子家令臣錯師古

列侯九卿及郡守舉賢昧死再拜言臣竊聞古之賢主

莫不求賢以為輔翼故黃帝得力牧而為五帝先服虔

牧黃帝之佐也大禹得咎繇而為三王祖齊桓得甯子而為五

伯長師古曰甯字與今陛下講于大禹及高皇帝之建

豪英也臣瓚曰講謂講議也退託於不明以求賢良師古曰自託

讓之至也臣竊觀上世之傳師古曰謂史傳若高皇帝之建功

業陛下之德厚而得賢佐皆右司之所覽刻於玉版藏

於金匱歷之春秋紀之後世為帝者祖宗與天地相終

今臣竄等廼以臣錯充賦如淳曰猶言備數也臣瓚曰充賦此錯之謙也云如賦調

也甚不稱明詔求賢之意臣錯少茅臣亡識知昧死上

愚對曰詔策曰明於國家大體愚臣竊以古之五帝明

之臣聞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師古曰親理萬機之務

處于法宮之中明堂之上如淳曰法宮路寢正殿也動靜上配天下

順地中得人故衆生之類亡不覆也根著之徒亡不載

也師古曰有根著地者皆載之也著音直略反燭以光明亡偏異也師古曰燭照也

德上及飛鳥下至水蟲草木諸產皆被其澤師古曰被音皮義反

然後陰陽調四時節日月光風雨時膏露降師古曰甘露疑如膏

五穀熟祆孽滅賊氣息民不疾疫河出圖洛出書神龍

至鳳鳥翔德澤滿天下靈光施四海此謂配天地治國

大體之功也詔策曰通於人事終始愚臣竊以古之三

王明之臣聞三王臣主俱賢故合謀相輔計安天下莫

不本於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而不傷也人情莫

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

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也其為法令

也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其動衆使民也本於人事然後

為之取人以已內恕及人師古曰以已之心揆之於人也情之所惡不

以彊人情之所欲不以禁民是以天下樂其政歸其德

望之若父母從之若流水百姓和親國家安寧名位不

失施及後世師古曰施延也音弋鼓反此明於人情終始之功也詔

策曰直言極諫愚臣竊以五伯之臣明之師古曰伯臣讀曰霸

聞五伯不及其臣故屬之以國任之以事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

五伯之佐之為人臣也察身而不敢誣師古曰各察已之材用不敢踰

越而奉法令不容私盡心力不敢矜師古曰矜謂自伐也遭患難

不避死見賢不居其上受祿不過其量不以亡能居尊

顯之位自行若此可謂方正之士矣其立法也非以苦

民傷衆而為之機陷也孟康曰機發也陷穿也以之興利除害尊

主安民而救暴亂也其行賞也非虛取民財妄予人也

以勸天下之忠孝而明其功也故功多者賞厚功少者

賞薄如此歛民財以顧其功師古曰顧顧也若今言雇賃也而民不恨

者知與而安已也其行罰也非以忿怒妄誅而從暴心

也師古曰從讀曰縱以禁天下不忠不孝而害國者也故臯大

者罰重臯小者罰輕如此民雖伏罪至死而不怨者知

罪罰之至自取之也立法若此可謂平正之吏矣法之

逆者請而更之不以傷民師古曰更改也主行之暴者逆而復

之不以傷國師古曰謂逆主意而反還之不救主之失

補主之過揚主之美明主之功使主內亡邪辟之行外

亡騫汗之名師古曰辟讀曰儻事君若此可謂直言極

諫之士矣此五伯之所以德匡天下威正諸侯功業甚

美名聲章明舉天下之賢主五伯與焉師古曰與此身

不及其臣而使得直言極諫補其不逮之功也今陛下

人民之衆威武之重德惠之厚令行禁止之執萬萬於

五伯而賜愚臣策曰匡朕之不逮愚臣何足以識陛下

之高明而奉承之詔策曰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

寧愚臣竊以秦事明之臣聞秦始并天下之時其主不

及三王而臣不及其佐師古曰臣亦不及三王之佐然功力不遲者

何也地形便山川利財用足民利戰其所與並者六國

其國者臣主皆不肖謀不輯師古曰輯與集同輯和也民不用故當

此之時秦最富彊夫國富彊而鄰國亂者帝王之資也

故秦能兼六國立為天子當此之時三王之功不能進

焉師古曰進前也言不在秦之前也及其末塗之衰也任不肖而信讒

賊宮室過度者慾亡極師古曰者民力罷盡賦歛不節

師古曰罷矜奮自賢羣臣恐諛張晏曰恐機發陷禍而

讀曰疲而為諂諛也恐音丘勇反驕盜縱恣不顧患禍妄賞以

隨喜意妄誅以快怒心法令煩僭師古曰僭音于感反

刑罰暴酷輕絕人命身自射殺天下寒心莫安其處姦

邪之吏乘其亂法以成其威獄官主斷生殺自恣上下

瓦解各自為制秦始皇亂之時吏之所先侵者貧人賤民

也至其中節所侵者富人吏家也及其末塗所侵者宗

室大臣也是故親疏皆危外內咸怨離散逋逃人有走

心陳勝先倡天下大潰師古曰倡讀曰唱絕祀亡世為異姓福

此吏不平政不宣民不寧之禍也今陛下配天象地覆

露萬民如淳曰覆蔭也露膏澤也絕秦之迹除其亂法躬親本事廢

去淫末除苛解燒文穎曰燒煩繞也寬大愛人肉刑不

用臯人亡帑師古曰謂除收帑相坐律亡讀曰無帑讀曰祭非謗不治鑄錢者

除張晏曰除鑄錢之律聽民得自鑄也師古曰非讀曰誹通關去塞張晏曰文帝十二年除關

不用傳不孽諸侯應邵曰接之以禮不以庶孽畜之如淳曰孽疑也去關禁明無疑於諸侯師古

曰應說賓禮長老愛卹少孤臯人有期張晏曰早決之也晉灼曰刑法志云

罪人各以輕重不亡逃有年而免滿其年免為庶人也師古曰晉說是也後宮出嫁尊賜孝

悌農民不租張晏曰足用則除租也明詔軍師愛士大夫求進方

正廢退姦邪除去陰刑張晏曰宮刑也害民者誅憂勞百姓列

侯就都師古曰各就其國也親耕節用視民不奢師古曰視讀曰示所為

天下興利除害變法易故以安海內者大功數十皆上

世之所難及陛下行之道純德厚元元之民幸矣詔策

曰永惟朕之不德愚臣不足以當之詔策曰悉陳其志

毋有所隱愚臣竊以五帝之賢臣明之臣聞五帝其臣

莫能及則自親之三王臣主俱賢則共憂之五伯不及其臣則任使之此所以神明不遺而賢聖不廢也師古曰遺

棄也不棄神明之名故各當其世而立功德焉傳曰往者德不廢賢聖之名

不可及來者猶可待師古曰言各當其時務立功也能明其世者謂之

天子此之謂也竊聞戰不勝者易其地民貧窮者變其

業今以陛下神明德厚資財不下五帝師古曰資質也謂天子之材質

臨制天下至今十有六年民不益富盜賊不衰邊竟未

安師古曰竟讀曰境其所以然意者陛下未之躬親而待羣臣

也今執事之臣皆天下之選已師古曰已語終之辭然莫能望陛

下清光晉灼曰今之臣不能望見陛下之光景所及譬之猶五帝之佐也陛

下不自躬親而待不望清光之臣臣竊恐神明之遺也

師古曰言天子虛弃神明之德日損一日歲亡一歲日月益暮盛德不

及究於天下師古曰究竟也以傳萬世愚民不自度量竊為陛

下惜之昧死上狂惑少茅之愚臣言唯陛下財擇時買

誼已死對策者百餘人唯錯為高第繇是遷中大夫師古曰繇

日繇讀與由同錯又言宜削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書凡三

十篇孝文雖不盡聽然奇其材當是時太子善錯計策

爰盜諸大功臣多不好錯景帝即位以錯為內史錯數

請間言事輒聽幸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丞相申屠嘉

心弗便力未有以傷內史府居太上廟堧中師古曰堧者內垣之

外游地也音人緣反門東出不便錯廼穿門南出鑿廟堧垣丞相

大怒欲因此過為奏請誅錯錯聞之即請閒為上言之

丞相奏事因言錯擅鑿廟垣為門請下廷尉誅上曰此

非廟垣廼堧中垣不致於法丞相謝師古曰以所奏不當天子意故謝

罷朝因怒謂長史曰吾當先斬以聞廼先請固誤丞相

遂發病死錯以此愈貴遷為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

削其支郡師古曰支郡在國之四邊者也奏上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雜

議莫敢難獨竇嬰爭之繇此與錯有隙師古曰繇讀與由同錯所

更令三十章師古曰更改也諸侯謹譁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

錯曰上初即位公為政用事如淳曰錯為御史大夫位三公也侵削諸

侯既入骨肉口讓多怨公何為也師古曰讓責也錯曰固也師古曰固也

曰曰固當如此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父曰劉氏安矣而

鼂氏危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逮身後

十餘日吳楚七國俱反以誅錯為名上與錯議出軍事

錯欲令上自將兵而身居守會竇嬰言爰盎詔召入見

上方與錯調兵食師古曰調謂計發之也音徒鈞反上問盎曰君嘗為

吳相知吳臣田祿伯為人虐今吳楚反於公意何如對

曰不足憂也今破矣上曰吳王即山鑄錢煮海為鹽師古曰

就也誘天下豪桀白頭舉事此其計不百金豈發虛何

以言其無能為也盎對曰吳銅鹽之利則有之安得豪

桀而誘之誠令吳得豪桀亦且輔而為誼不反矣吳所

誘皆亡賴子弟亡命鑄錢姦人故相誘以亂錯曰益策

之善上問曰計安出益對曰願屏左右上屏人獨錯在

益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廼屏錯錯趨避東箱甚恨上

卒問益師古曰對曰吳楚相遺書言高皇帝王子弟各

有分地師古曰分今賊臣鼂錯擅適諸侯削奪之地

師古曰適讀音扶問反以故反名為西共誅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

有斬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毋血刃而

俱罷於是上默然良久曰顧誠何如吾不愛一人謝天

下師古曰顧念也誠實也益曰愚計出此唯上執計之廼拜益為

秦常密裝治行後十餘日丞相青翟中尉嘉廷尉歐師古

也音區劾奏錯曰吳王反逆亡道欲危宗廟天下所當

共誅今御史大夫錯議曰兵數百萬獨屬羣臣不可信

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陛下不如自出臨兵使錯居守徐僮之旁

吳所未下者可以予吳師古曰徐僮臨淮二縣也錯不稱陛下德信

欲疏羣臣百姓又欲以城邑予吳亡臣子禮大逆無道

錯當要斬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臣請論如法

制曰可錯殊不知廼使中尉召錯給載行市師古曰說云乘棄案

行市中也行音下更反錯衣朝衣斬東市師古曰朝衣朝服也錯已死謁者

僕射鄧公為校尉擊吳楚為將還上書言軍事見上

問曰道軍所來

如淳曰道路從吳軍所來也師古曰道軍所來即是從軍所來耳無煩更說道

也路聞鼂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為反數十歲矣發怒

削地以誅錯為名其意不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拊

口不敢復言矣

師古曰拊音其炎反

上曰何哉鄧公曰夫鼂錯患

諸侯疆大不可制故請削之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

畫始行卒受大戮

師古曰卒竟也

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

仇

師古曰杜塞也

臣竊為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喟然長息曰

公言善吾亦恨之廼拜鄧公為城陽中尉鄧公成固人

也

師古曰漢中之縣

多奇計建元年中上招賢良公卿言鄧先

師古曰鄧先猶云鄧先也一曰先者其名也

鄧先時免起家為九卿一年復

謝病免歸其子章以脩黃老言顯諸公間

贊曰爰盎雖不好學亦善傳會

張晏曰因宜附著合會之

仁心為質

引義忼慨遭孝文初立資適逢世

張晏曰資財也適值其世得聘其才時

已變易

張晏曰謂景帝

及吳壹說果於用辯

師古曰謂殺鼂錯也

身亦不

遂鼂錯銳於為國遠慮而不見身害其父路之經於溝

瀆亡益救敗不如趙母指括以全其宗

張宴曰趙奢卒趙使趙括為將

其母言之趙王曰願王易括王不許母要王括有罪願不坐王許之後括果敗於長平以母前約故卒得不坐

悲夫錯雖不終世哀其忠故論其施行之語著于篇

前漢書卷四十九終

前漢書卷五十

張馮汲鄭傳第二十

漢 蘭 臺 令 史 班 固 撰 唐 正 議 大 夫 行 秘 書 少 監 琅 邪 縣 開 國 子 顏 師 古 注

張釋之字季南陽堵陽人也師古曰堵音者與兄仲同居以貴

為騎郎蘇林曰雇錢若出穀也如淳曰漢註費事文帝五百萬得為常侍郎師古曰如說是也

十年不得調師古曰調選也音徒鈞反亡所知名釋之曰久宦減仲

之產不遂師古曰遂猶達也欲免歸中郎將爰盎知其賢惜其去

乃請徙釋之補謁者釋之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

曰卑之母甚高論師古曰令其議論依附時事也令今可行也於是釋

之言秦漢之間事秦所以失漢所以興者文帝稱善拜

釋之為謁者僕射從行上登虎圈師古曰圈養獸之所也音求遠反問

上林尉禽獸簿師古曰簿謂簿書也音步戶反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

能對師古曰視其屬官當不能對也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

獸簿甚悉師古曰悉謂詳盡也欲以觀其能口對嚮應亡窮者師古曰

曰觀猶示也嚮讀曰響如嚮應聲言其疾也文帝曰吏不當如此邪尉亡賴

張晏曰材無可恃也詔釋之拜嗇夫為上林令釋之前曰陛下以

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

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為長

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

給哉晉灼曰喋音喋且秦以任刀筆之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

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其敝徒文具亡惻隱之實師古曰文具以謂具文而已

故不聞其過陵夷至於二世天下土崩師古曰陵夷積替也解在成紀

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爭口

辯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景嚮舉錯不可不察也師古曰嚮讀曰響

錯音干故反文帝曰善迺止不拜嗇夫就車召釋之驂

乘徐行行問釋之秦之敝師古曰行問且行且問也具以質言如序曰質

誠也至宮上拜釋之為公車令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

朝不下司馬門如淳曰宮籥令諸出入殿門公車司馬門者皆下不如令罰金四兩於是

釋之追止太子梁王母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

之薄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使

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文帝繇是奇釋之師古曰繇

讀與拜為中大夫頃之至中郎將從行至霸陵上居外

臨廁師古曰廁岸之邊時慎夫人從上指視慎夫人新

豐道曰此走郢鄆道也張晏曰慎夫人郢鄆人也如淳曰走音奏趣也師古曰視讀曰

示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李奇曰聲氣依倚瑟也師古曰倚瑟即今

之以歌意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椁

用紵絮斲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師古曰紵音竹呂反斲音側略反左右

皆曰善釋之前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

其中亡可欲雖亡石椁又何戚焉文帝稱善其後拜釋

之為廷尉頃之上行出中渭橋張晏曰在渭橋中路有一人從橋

下走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之屬廷尉師古曰屬委也釋之治

問曰縣人來如淳曰長安縣人也聞蹕匿橋下久以為行過師古曰

天子既出見車騎即走耳釋之奏當此人犯蹕如淳曰乙令平

先至而犯者罰金四兩當罰金上怒曰此人親驚吾馬

馬賴和柔令它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適當之罰金

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

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師古曰言初執

獲此人天子即令誅之其事即畢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壹傾

天下用法皆為之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師古曰安焉也錯置也音

千故唯陛下察之上良久曰廷尉當是也其後人有盜

高廟座前玉環得師古曰得者盜環之人為吏所捕得也文帝怒下廷尉

治案盜宗廟服御物者為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亡道

迺盜先帝器吾屬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師古曰

曰法謂常法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師古曰共讀曰恭釋之免冠

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如淳曰俱死罪也盜玉環不若盜長陵土之逆

然以逆順為基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一假令

愚民取長陵一杯土張晏曰不欲指言故以取土喻也師古曰杯音步侯反謂手糊之也

其字從手不忍言毀徹故止云取止耳今學者讀杯為杯句之杯非也杯非應盛土之物也陛下且

何以加其法虛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廷尉當是時中

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恬咸見釋之持議平

迺結為親友張廷尉繇此天下稱之師古曰繇讀與由同文帝崩

景帝立釋之恐師古曰以嘗劾帝不下司馬門稱疾欲免去懼大誅至

欲見則未知何如用王生計卒見謝景帝不過也王生

者善為黃老言處士嘗召居廷中公卿盡會立王生老

人曰吾韞解師古曰韞音武伐反顧謂釋之為我結韞釋之跪而

結之師古曰結讀曰係既已人或讓王生獨奈何廷辱張廷尉

如此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亡益於張廷尉廷尉方

天下名臣吾故聊使結韞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

而重釋之釋之事景帝歲餘為淮南相猶尚以前適也
年老病卒其子摯字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嘗
世故終身不仕

馮唐祖父趙人也父徙代漢興徙安陵唐以孝著為郎

中署長鄭氏曰以至孝聞也師古曰以孝得為郎中而為郎署之長也著音竹助反事文帝

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家安在師古曰言年也老矣何乃自為

尚食監高祛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吾

每飲食意未嘗不在鉅鹿也張晏曰每食念監所說李齊在鉅鹿時也父老

知之乎唐對曰齊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上曰何

已師古曰大父唐曰臣大父在趙時為郎帥將師古曰大父

善李牧臣父故為代相善李齊知其為人也師古曰大父

上既聞廉頗李牧為人良說如淳曰良善也師古曰說

大悅迺拊髀曰師古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為將豈

憂匈奴哉唐曰主臣師古曰恐懼之陛下雖有廉頗李

牧不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公衆辱我

獨亡間處師古曰何不問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當

是時匈奴新大入朝那殺北地都尉卬上以胡寇為意

迺卒復問唐曰公何以言吾不能用頗牧也唐對曰臣

聞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闡以內寡人制之闡

以外將軍制之韋昭曰門中極為闌軍功爵賞皆決於

外歸而奏之此非空言也臣大父言李牧之為趙將居

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也師

曰覆謂覆白之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知能

也音芳目反選車千三百乘穀騎萬三千匹師古曰穀張百金之士

十萬服虔曰良士直百金也如淳曰黃金一斤直萬言

富家子弟可任使也師古曰百金喻其貴重耳服

說是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鄭氏曰澹音擔石

匈奴傳曰晉北有澹林之胡樓煩之西抑疆秦南支韓

魏當是時趙幾伯師古曰幾致於後會趙王遷立蘇林

幽其母倡也師古曰倡用郭開讒而誅李牧令顏聚代

之是以為秦所滅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軍市租盡

以給士卒出私養錢服虔曰私五日壹殺牛以饗賓客

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嘗一入尚

帥車騎擊之所殺甚眾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

安知尺籍伍符李奇曰尺籍所以書軍令伍符軍士五

卒斬首以尺籍書下縣移郡令人故行不行奪勞二歲

伍符亦什伍之符要節度也師古曰家人子謂庶人之

家子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莫府一言不相應文吏

以法繩之其賞不行吏奉法必用愚以為陛下法太明

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

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繇此言之陛下雖得李牧不能

用也臣誠愚觸忌諱死罪文帝說是日令唐持節赦魏

尚復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

車士服虔曰車戰之士也十年景帝立以唐為楚相武帝即位求

賢良舉唐唐時年九十餘不能為官廼以子遂為郎遂

字王孫亦奇士魏尚槐里人也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其先有寵於古之衛君也文穎曰六

國時衛弱但稱君也至黯十世世為卿大夫以父任孝景時為太

子洗馬孟康曰大臣任舉其子弟為官以嚴見憚武帝即位黯為謁者

東粵相攻上使黯往視之至吳而還報曰粵人相攻固

其俗不足以辱天子使者河內失火燒千餘家上使黯

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師古曰比近也言屋相近故連延而

燒也比音須寐反不足憂臣過河內河內貧人傷水旱萬餘家

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內倉粟以振貧民

請歸節伏矯制辜師古曰矯託也託奉制詔而行之上賢而釋之遷為

榮陽令黯耻為令稱疾歸田里上聞廼召為中大夫以

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遷為東海太守黯學黃老言治官

民好清靜擇丞史任之如淳曰擇郡丞及史任之也鄭當時為大司農官屬丞史亦是

也責大指而已不細苛黯多病臥閣內不出歲餘東海

大治稱之上聞召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治務在無為

而已引大體不拘文法為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

之過合已者善待之不合者弗能忍見士亦以此不附

焉然好游俠任氣節行脩潔其諫犯主之顏色常慕傳

伯爰益之為人應劭曰傳伯梁人為善灌夫鄭當時及

宗正劉棄疾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位是時太后弟武

安侯田蚡為丞相中二千石拜謁蚡弗為禮黥見蚡未

嘗拜揖之上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張晏曰所言欲施仁

義也師古曰云云猶言如此也史畧其辭也黥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

仁義柰何欲效唐虞之治虜上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

為黥懼上退謂人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羣臣或數黥師古

曰數責之黥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

黥主於不諛虜且已在其位縱愛身柰辱朝廷何黥多

病病且滿三月上常賜告者數終不瘳如淳曰杜欽所謂病滿賜告詔

恩也數者非一也師古曰數音所角友瘳與愈同最後嚴助為請告上曰汲黯

何如人也曰使黯任職居官亡以瘳人師古曰瘳勝也讀與愈同然

至其輔少主守成雖自謂責育弗能奪也師古曰孟責夏育皆古之

勇士也責音奔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汲黯近之矣太將

軍青侍中上距厠視之如淳曰厠溷也孟康曰厠林邊側也師古曰如說是也丞

相弘宴見上或時不冠至如見黯不冠不見也上嘗坐

武帳應劭曰武帳織成帳為武士象也孟康曰今御黥武帳置兵闌五兵於帳中也師古曰孟說是也黥

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

如此張湯以更定律令為廷尉師古曰黜質責湯於上

前師古曰質對之也曰公為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

能化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何空取高皇

帝約束紛更之為師古曰言何為乃紛亂而改更也而公以此無種矣

師古曰言當誅及子孫也黜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黜憤

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為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

下重足而立仄目而視矣師古曰重累其足言懼甚也是時漢

方征匈奴招懷四夷黜務少事間常言與胡和親母起

兵師古曰每因間隙而言也上方鄉儒術師古曰鄉讀曰嚮尊公孫弘及事

益多吏民巧上分別文法湯等數奏決獄以幸而黜當

毀儒而觸弘等徒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筆之

吏專深文巧詆師古曰詆與辱也音丁禮反陷人於罔以自為功上

愈益貴弘湯弘湯心疾黜雖上亦不說也師古曰說讀曰悅欲

誅之以事師古曰以事致其罪而誅也弘為丞相迺言上曰右內史

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弗能任請徒黜為

右內史數歲官事不廢大將軍青既益尊姊為皇后然

黜與亢禮或說黜曰自天子欲令羣臣下大將軍大將

軍尊貴誠重君不可以不拜黜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容

反不重耶師古曰言能降貴以禮士最為重也大將軍聞愈賢黜數請問

以朝廷所疑遇黜加於平日淮南王謀反憚黜曰黜好

羣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黥罷上曰人果不可以無

學觀汲黯之言日益甚矣師古曰言其鄙俚也或曰積薪之言出曾子故云不可無

也居無何匈奴渾邪王帥眾來降師古曰渾音胡昆反漢發車三

萬乘縣官亡錢從民賞馬師古曰賂買也民或匿馬馬不具上

怒欲斬長安令黯曰長安令亡罪獨斬臣黥民廼肯出

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令天下

騷動罷中國甘心夷狄之人乎師古曰罷讀曰疲上默然後渾

邪王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五百餘人黥入請間見高

門晉灼曰三輔黃圖未央宮中有高門殿也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

國舉兵誅之死傷不可勝計而費以鉅萬百數師古曰鉅萬百即數百

也臣愚以為陛下得胡人皆以為奴婢賜從軍死者

家鹵獲因與之以謝天下塞百姓之心今縱不能渾邪

帥數萬之眾來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若奉驕子愚

民安知市買長安中而文吏繩以為闡出財物如邊關

乎應劭曰闡妄也律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及錢出關雖於京師市買其法一也臣竊因無符傳出入為闡

也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羸以謝天下師古曰羸餘也音戈成反又

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臣竊為陛下弗取也上弗

許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後數月黯坐

小法會赦免官於是黯隱於田園者數年會更立五銖

錢民多盜鑄錢者楚地尤甚上以為淮陽楚地之郊也

師古曰郊謂交道衝要之處也召黯拜為淮陽大守黯伏謝不受印綬

詔數強予然後奉詔召上殿黯泣曰臣自以為填溝壑

不復見陛下不意陛下復收之臣常有狗馬之心師古曰思

報今病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為中郎出入禁

闈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

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師古曰顧謂思念也吾徒得君重師古曰徒

也臥而治之黯既辭過大行李息曰黯棄逐居郡不得

與朝廷議矣師古曰與讀曰豫然御史大夫湯智足以距諫詐

足以飾非非肯正為天下言專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

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好興事舞文法師古曰舞猶弄也

內懷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為重公列九卿不早言

之何師古曰言何不早言也公與之俱受其戮矣息畏湯終不敢

言黯居郡如其故治淮陽政清後張湯敗上聞黯與息

言抵息罪令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如淳曰諸侯王相在郡守上秩真二

千石律真二千石月得百二十斛歲凡得一千四百四十石耳

居淮陽十歲而卒卒後上以黯故官其弟仁至九卿子
 偃至諸侯相黯姊子司馬安亦少與黯為太子洗馬安
 文深巧善宦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昆弟以安故同
 時至二千石寸人濮陽段宏始事蓋侯信服虔曰景帝
王皇后見也
 信任宏蘇林曰
任保舉官亦再至九卿然衛人仕者皆嚴憚汲
 黯出其下

鄭當時字莊陳人也其先鄭君嘗事項籍籍死而屬漢
 高祖令諸故項籍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詔盡拜名籍
 者為大夫而逐鄭君鄭君死孝文時當時以任俠自喜

脫張羽於腕

服虔曰梁孝王
將楚相之弟也

聲聞梁楚間孝景時為太

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

如淳曰郊交
道四通處也

以請賓
客便

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明旦常恐不徧當時好

黃老言其慕長者如恐不稱

師古曰恐
不稱其意

自見年少官薄

然其知友皆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也武帝即位當時

稍遷為魯中尉濟南大守江都相至九卿為右內史以

武安魏其時議貶秩為詹事

師古曰議田
紛及實嬰事

遷為大司農

當時為大吏戒門下客至亡貴賤亡留門下者執賓主

之禮以其貴下人性廉又不治產印奉賜給諸公

師古曰

音牛向反奉
音扶用反

然其餽遺人不過具器食

師古曰猶今
言一盤食也每

朝候上間說未嘗不言天下長者

師古曰候天子問陳
之時其所稱說皆言

長者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也師古曰推轂言為舉

人如推轂之運轉也有味者其言甚美也常引以為賢於已未嘗名吏與官

屬言若恐傷之聞人之善言進之上唯恐後山東諸公

以此翕然稱鄭莊使視決河自請治行五日如淳曰治行謂在嚴

上曰吾聞鄭莊行千里不齎糧治行者何也然當時在

朝常趨和承意師古曰趨讀曰趣趣向也和音胡臥反不敢甚斥臧否漢

征匈奴招四夷天下費多財用益屈師古曰屈盡也音其勿反當時

為大司農任人賓客僦晉灼曰當時為大司農而任使其賓客辜較作僦也師古曰僦謂受顧賃而載運也言當時保任其賓客於司農載運也就音子就反入多逋負司馬安

為淮陽太守發其事當時以此陷罪贖為庶人頃之守

長史如淳曰丞相長史也遷汝南太守數歲以官卒昆弟以當時

故至二千石者六七十人當時始與汲黯列為九卿內行

修兩人中廢賓客益落當時死家亡餘財先是下邳翟

公為廷尉蘇林曰邳音圭京兆縣名也賓客亦填門師古曰填滿也音田及廢

門外可設爵羅師古曰言其寂靜無人行也後復為廷尉客欲往翟

公大署其門師古曰署謂書之曰一死一生迺知交情一貧一

富迺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迺見師古曰見音胡電反

贊曰張釋之之守法馮唐之論將汲黯之正直鄭當時

之推士不如是亦何以成名哉揚子以為孝文親詘帝

尊以信亞夫之軍師古曰揚子謂揚雄也信讀曰伸曷為不能用頗牧

激云爾師古曰謂馮唐欲理魏尚故以此言激文帝也

前漢書卷五十終

前漢書卷五十一 賈鄒枚路傳第二十一

漢 蘭 臺 合 史 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賈山潁川人也祖父祛故魏王時博士弟子也師古曰六國時

魏也山受學祛所言涉獵書記不能為醇儒師古曰涉若

獸言歷覽之不專精也醇者不雜也嘗給事潁陰侯為騎師古曰為騎者常騎馬而從也

孝文時言治亂之道借秦為諭名曰至言其辭曰臣聞

為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亡之誅者臣山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是也臣不敢以久遠諭願借秦以為諭唯陛下少加意

焉夫布衣韋帶之士師古曰言貧賤之人也韋帶以單韋為帶無飾也修身於

內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息至秦則不然貴為天子

富有天下賦歛重數百姓任罷師古曰數屢也任謂役事也罷讀曰疲任疲言

渡於役使也赭衣半道羣盜滿山師古曰犯罪者則衣赭衣行道之人半著赭衣言破

罪者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師古曰戴目者言常遠視有異

志也傾耳而聽一夫大誨天下嚮應者陳勝是也師古曰誨言樂禍亂也

呼同秦非徒如此也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師古曰凡

言離宮者皆謂於別處置之非常所居也鍾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為阿房之

殿殿高數十仞師古曰阿房者言殿之四阿皆為房也一說太陵曰阿言其殿高若於阿上為

房也房字或作旁說云始皇作此殿未有名東西五里

以其去咸陽近且號阿旁阿近也八尺曰仞師古曰燒屈

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騫馳旌旗不燒師古曰燒屈

大殿之高故眾騎馳騫無所迫觸師古曰燒屈為宮室之麗至於此

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為馳道於天下東窮

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

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服虔曰作壁如甬道隱築也以鐵椎築之師古

曰築令堅實而使隆高耳不為甬壁也隱音於斬反樹以青松為馳道之麗至於

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死葬乎驪山吏徒

數十萬人師古曰吏以督曠日十年也言為重役空廢

曠日曠地師古曰曠地下徹三泉師古曰三重之泉言其深也合采金石冶銅鋼其

前漢書卷五十一 列傳

內漆塗其外師古曰錮謂鑄而合之也被以珠玉飾以翡翠應劭曰雄曰翡翠

雌曰翠臣瓚曰異物志云翡翠赤而大於翠師古曰鳥各別類非雄雌異名也中成觀游上成

山林為葬薶之侈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顆蔽冢

而託葬焉師古曰顆謂土塊蓬顆言塊土生蓬者耳音口果反秦以熊羆之力虎

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義故天殃已加

矣臣昧死以聞願陛下少留意而詳擇其中師古曰中音竹仲反

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

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以

蒙死而竭知也師古曰蒙冒犯也地之磽者雖有善種不能生

焉師古曰磽塊瘠薄也磽音口交反江臯河瀕雖有惡種無不猥大李奇

曰臯水邊於地也師古曰猥盛也昔者夏商之季世雖關龍逢箕子比

干之賢身死亡而道不用服虔曰關龍逢桀之忠臣也師古曰比干諫紂而紂殺之

文王之時豪俊之士皆得竭其智芻蕘採薪之人皆得

盡其力師古曰芻刈草也蕘草薪也言執賤役者也大雅板之詩曰詢于芻蕘此周之所

以興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之

所擊無不摧折者師古曰霆疾雷也音廷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

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執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

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

敢自盡又廼況於縱欲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震之以

威壓之以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

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社稷危矣

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李奇曰古有誦詩之工記

過之史常在君側也警誦詩諫公卿比諫李奇曰相親比而諫也或曰比方事類以諫也

士傳言諫過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

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

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不為臣然而養三老於

太學親執醬而餽執爵而酌師古曰餽字與饋同進食也音胤

已而蕩也音胤祝餽在前祝鯁在後師古曰餽古餽字謂食不下也以老人好鯁

故為備祝以祝之公卿奉杖大夫進履舉賢以自輔弼求脩正

之士使直諫師古曰脩正謂脩身正行者故以天子之尊尊養三老

視孝也師古曰視讀曰示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之士

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於芻蕘者求善無廢也商

人庶人誹謗已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昔者秦政力并

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為郡縣築長城以為關塞秦

地之固大小之執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疆

胡可勝計也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

王貪狼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昔者周

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

不過歲三日什一而籍師古曰什一謂十分之中公取一也籍借也謂借人力也一日

為簿籍而稅之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

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古師

曰勝堪也罷讀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

娛天下弗能供也師古曰戈繳射也勞罷者不得休息飢寒者

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為怨家與

之為讎故天下壞也秦皇帝身在之時天下已壞矣而

弗自知也秦皇帝東巡狩至會稽琅邪刻石著其功自

以為過堯舜統如淳曰統繼也堯舜子不木不能長世

統治也言自美功德治縣石鑄鍾虞師古曰縣稱也石

之斤石以鑄鍾虞言其奢泰也虞猛獸篩土築阿房之

宮師古曰篩以竹篾為之自以為萬世有天下也古者

聖王作諡三四十世耳雖堯舜禹湯文武累世廣德以

為子孫基業無過二三十世者也秦皇帝曰死而以諡

法是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一至萬則世世不相復

也師古曰復重也音扶目反故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

者欲以一至萬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

窮然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

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

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

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媮

合苟容師古曰道讀曰導導引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諫

注意於邪也媮與偷同

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曰匪言不

師古曰此大雅桑柔

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譖言則退此之謂也

之篇也言賢者見事之是非非不能分別言之而不言者何也此但畏忌犯顏得罪罰也又言言而見聽則悉意答對不見信受則屏退也今詩本云聽言則對

對譖言如醉說者又別為義與此不同

又曰濟濟

多士文王以寧師古曰此大雅文王之篇天下未嘗亡士也然而文

王獨言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

士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不能

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

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亡

數師古曰言心實憂念之不為禮節也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歛大歛已

棺謂已大歛也塗土謂塗殯也錫衰十五升

指塗而後為之服錫衰麻經

布無事其縷者也棺音工喚反而三臨其喪未歛不飲酒食肉未葬不

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為之廢樂故古之君人者於其

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之故

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令

聞不亡也今陛下念思祖考術追厥功師古曰術亦作述圖所

以昭光洪業休德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

訢焉師古曰訢讀與欣同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

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

其賢者使為常侍諸吏與之馳毆射獵師古曰毆與驅同一日

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

師古曰解讀曰懈弛放也音式爾反

百官之墜

於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於政矣陛下即位親自勉以

厚天下損食膳不聽樂減外徭衛卒止歲貢省廩馬以

賦縣傳

師古曰賦給與也傳音張戀反

去諸苑以賦農夫出帛十萬餘

匹以振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筭不

事

師古曰一子不事獨其賦役二筭不事免二口之筭賦也

賜天下男子爵大臣皆

至公卿發御府金賜大臣宗族亡不被澤者赦罪人憐

其亡髮賜之中憐其衣赭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

賜之衣

師古曰衣音於既反

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是以元年

膏雨降五穀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刑輕於它時而

犯法者寡衣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下之所以順

陛下也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瘡疾扶杖而往

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

聞方昭四方鄉風

師古曰鄉讀曰嚮

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

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

竊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師古曰此大雅蕩之詩

臣不勝

大願願少衰射獵以夏歲二月定明堂造太學脩先王

之道

師古曰時以十月為歲首則謂夏正之二月為五月今欲定制度循於古法故特云周夏歲二月也

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唯陛下所幸耳

師古曰言乃可恣意

也古者大臣不媿

師古曰媿狎也音息列反

故君子不常見其齊嚴

之色肅敬之容

師古曰見顯示也音胡電反

大臣不得與宴游

師古曰安

息曰宴與讀曰豫

方正脩絜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

高其節

師古曰方道也一曰方謂廉隅也

則羣臣莫敢不正身脩行盡

心以稱大禮如此則陛下之道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滅矣夫士

脩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竊愍之陛下與眾臣

宴游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夫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

不失計軌事之大者也

師古曰軌謂法度也

其後文帝除鑄錢令

山復上書諫以為變先帝法非是又訟淮南王無大罪

宜急令及國又言柴唐子為不善足以戒

鄧展曰淮南傳棘蒲侯柴

武太子柴奇與士伍開章謀反

章下詰責

師古曰以其辨士對以為鏡

者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

曰操持也音干高反

令民為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

師古曰長

謂畜養也言此事宜速禁絕不可畜養

其言多激切善指事意然終不加

師古曰長

罰所以廣諫爭之路也其後復禁錢鑄云

鄒陽齊人也漢興諸侯王皆自治民聘賢吳王濞招致

四方游士陽與吳嚴忌枚乘等俱仕吳皆以文辯著名

父之吳王以太子事怨望稱疾不朝陰有邪謀陽奏書

諫為其事尚隱惡指斥言故先引秦為諭因道胡越齊

趙淮南之難然後廼致其意其辭曰臣聞秦倚曲臺之

宮應劭曰始皇帝所治處懸衡天下服虔曰關西為衡應劭曰衡平也如淳曰衡猶稱之衡也

言其懸法度於其上也師古曰此說秦自以為威力彊固非論平法也下又言陳勝連從兵之據則是說從橫之事耳服畫地而不犯兵加胡越師古曰畫地不犯者法制之行也至

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連從兵之據師古曰從音子容反以叩

谷咸陽遂危何則列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今胡數

涉北河之外上覆飛鳥下不見伏菟蘇林曰言胡來人飛鳥下不見伏菟也師古曰覆盡是也音方曰反闞城不休

救兵不止死者相隨輦車相屬轉粟流輸千里不絕何

則疆趙責於河間應劭曰趙幽王為呂后所幽死文帝立其長子遂為趙王取趙之河間立

遂弟辟疆為河間王至子哀王孟康曰無嗣國除遂欲復還得河間六齊望於惠后高后

齊濟南郡為呂王台奉口已又割琅邪郡封管陵侯劉澤為琅邪王文帝乃立悼惠王六子為王言六齊不保今日之恩而追怨惠帝與呂后也一說惠帝二年悼惠王入朝呂后欲鳩殺之獻城陽郡尊魯元公主得免六子以此城陽顧於盧博孟康曰城陽王喜也喜父章與弟怨之與右討諸呂有功本當盡以趙地

王章梁地王與居文帝聞其欲立齊王更以一郡王之章失職歲餘薨與居誅死盧博濟北王治處喜顧念而怨也

三淮南之心思墳墓張晏曰淮南厲王三子為三王念其父見遷殺思墓欲報怨也

大王不憂臣恐救兵之不專孟康曰不專救漢也如淳曰皆自私自怨宿忿不能為吳也若吳舉兵反天子來討謂四國但有意外不敢相救也師古曰二

其志不肯專為吳非不敢相救也胡馬遂進窺於邯鄲

越水長沙還舟青陽張晏曰青陽地名還舟聚舟船也言胡為趙難越為吳難不可恃也

雖使梁并淮陽之兵下淮東越廣陵以逼越人之糧漢



亦折西河而下北守漳水以輔大國胡亦益進越亦益

深此臣之所為大王患也應劭曰時趙王遂北連匈奴

言胡越亦自受敵救兵之不專也胡馬故曰進越本故

曰深蘇林曰折截也陽知吳王陰連結齊趙淮南胡越

欲諫不敢指斥言故陳胡越之難齊趙之怨微言梁并

淮陽絕越人之根漢折西河以輔大國以破難其計欲

隱其辭故謬言胡益進越益深為大王患之以錯亂其

語若吳為憂助漢者也自此以下乃致其意焉師古曰

蘇說也臣聞交龍襄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師古

是也聖王底節脩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師古曰底今

也臣盡智畢議易精極慮如淳曰改易精思別無國不可

奸師古曰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度長裾乎然

臣所以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

樂吳民也竊高下風之行尤說大王之義師古曰言在

尚美悅大王之行故願大王之無忽察聽其志臣聞鷲

義也說讀曰悅鳥索百不如一鷲孟康曰鷲大鷲也如淳曰鷲鳥比諸

之屬也鷲自大鳥而鷲者耳夫全趙之時服虔曰全趙

非鷲也索古累字鷲音愕服虔曰全趙

武力鼎士衺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師古曰衺服盛

之上也叢臺趙王之臺也而不能止幽王之湛患師古

在邯鄲衺音州縣之縣王謂趙幽王友也湛讀曰沈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

而計議不得雖諸賁不能安其位亦明矣師古曰諸謂

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

臣贊曰文帝入關而立以天下多難故乃寒心戰慄

未明自立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東襄義父之後應劭曰

下已定文帝遣朱虛侯章東喻齊王嘉其首舉兵欲誅諸呂猶春秋褒邾儀父也師古曰立天子謂立為天子

也義讀曰儀父讀曰甫深割嬰兒王之應劭曰封齊王六子為王

於骨肉厚也或曰皇子武為代王參為壞子王梁代淳

太原王揖為梁王師古曰或說是也曰文帝之二子晉灼曰傷雄方言梁益之間所愛謂其

肥盛曰壤或曰言深割嬰兒王之壤壤土也壤守當上屬也師古曰益以淮陽平什濟北囚弟於雍者豈非象

或說非也新垣平等哉應劭曰什音什也濟北王興居反見誅囚

以然者坐二國有姦臣如新垣弟於雍者淮南王長有罪兄徙死於雍所

業左規山東右制關中變權易執大臣難知大王弗察

臣恐周鼎復起於漢新垣過計於朝如淳曰新垣平詐

聖東北汾陰有金寶氣鼎其在不乎弗迎則不至為吳謂

者猶新垣平之言周鼎終不可得也服虔曰過誤也則我吳遺嗣不可期於世矣師古曰言吳當高皇帝燒

棧道水章邯應劭曰章邯為雍王高兵不留行收弊民

之倦東馳函谷西楚大破水攻則章邯以亡其城陸擊

則荆王以失其地如淳曰荆亦楚也謂項羽敗走此皆國家之不幾者

也應劭曰言不可庶幾也李奇曰不但幾微乃著見也

或曰幾危也此數事於國家皆無危險之處也師古

曰言漢朝之安諸侯不願大王孰察之吳王不內其言

是時景帝少弟梁孝王貴盛亦待士於是鄒陽枚乘嚴

忌知吳不可說皆去之梁從孝王游陽為人智略忼

前漢書卷三十一 史記 卷三十一

慨不苟合

師古曰悅音口朗反

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

師古曰介謂間廁也

勝等疾陽惡之孝王

師古曰惡謂讒毀也其下亦同

孝王怒下陽吏將

殺之陽客游以讒見禽恐死而負索

師古曰索音力瑞反迺從獄

中上書曰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

語耳昔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

應劭曰燕太子

丹質於秦始皇遇之無禮丹亡去厚養荆軻令西刺秦王精誠感天白虹為之貫日也如淳曰白虹兵象日為

君為燕丹表可克之兆師古曰精誠若斯衛先生為秦

畫長平之事太白食昴昭王疑之

蘇林曰白起為秦伐趙遣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糧為應侯所害事用不成其

精誠上達於天故太白為之食昴昴趙分也將有兵故

太白食昴食干歷之也夫精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

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卑議願知

張晏曰盡其計左右

不明卒從吏訊為世所疑

師古曰言左右不明者不欲斥王也訊謂鞫問也音信

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寤也願大王孰察之

昔玉人獻寶楚王誅之

應劭曰卞和得玉璞獻之武王王示玉人曰石也別其右足武

王殺復獻文王玉人復曰石也別其左足至成王時抱其璞哭於郊乃使玉人攻之果得寶玉也李斯

竭忠胡亥極刑

張晏曰李斯諫二世以是刑是以箕子陽狂

接輿避世

張晏曰接輿楚賢人陽狂避世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察玉人

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

師古曰以謬聽為後後猶下也毋使臣

為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

應劭曰吳王取焉革

為鴟夷受子胥沈之江鴟夷蓋形師古曰鴟夷即今之盛酒鴟夷勝

臣始不信迺今知之

顧大王孰察少加憐焉語曰有白頭如新孟康曰初相

相傾蓋如故文穎曰傾蓋猶交蓋駐車也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

期逃秦之燕藉荆軻首以奉丹事張晏曰於期為秦將被讒走之燕始皇滅

其家又重購之燕遣荆軻欲刺秦王於期自刎首令軻齎往師古曰之往也藉假也王奢去齊之

魏臨城自剄以卻齊而存魏孟康曰王奢齊臣也亡至魏其後齊伐魏奢登城謂

齊將曰今君之來不過以奢故也夫王奢樊於期非新

義不苟生以為魏累遂自剄也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

志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為燕尾生服虔曰蘇

秦於秦不出其信於燕則出尾生之信也晉灼曰說齊宣王使還燕十城又令閔王厚葬以弊齊終死為燕也

師古曰尾生古之信士白圭戰亡六城為魏取中山張

守志亡軀故以為喻曰白圭為中山將亡六城君欲殺之亡人魏文侯厚遇之還拔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

蘇秦相燕人惡之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馱馱孟康曰馱馱

馱馱馬也生七日而超其母敬重蘇秦雖有讒謗而白更食以珍奇之味師古曰合讀曰飲馱音決馱音題

圭顯於中山師古曰以拔中山之功而尊顯也人惡之於魏文侯

賜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

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

昔司馬喜臙腳於宋卒相中山蘇林曰六國時人被此刑也范雎拉

脅折齒於魏卒為應侯應劭曰魏人也魏相魏齊疑其以國陰事告齊乃掠善數百拉

脅折齒師古曰後人秦為相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

封為應侯拉摧也音盧合反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妒之人也

師古曰言直道而行不求朋黨之是以申徒狄蹈雍之

助謂忠信必可恃也畫計也音獲

河服虔曰殷之末世人也雍之河雍州之河也師古曰

也爾雅曰水自河出為雍又曰江有沱河徐衍負石入

海服虔曰周之末世人也師古曰比故百里奚乞食於道路

於朝以移主上之心音頻寐反

繆公委之以政應劭曰虞人也聞秦繆公賢欲甯戚飯

牛車下相公任之以國疾擊其牛角高歌曰南山矸白

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晉從昏飯牛薄

借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堅於膠

秦昆弟不能離豈惑於眾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

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師古曰季孫魯大夫季栢子

季栢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蓋栢子也宋任子冉之計

囚墨翟文穎曰子冉子罕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

二國以危何則眾口鑠金積毀銷骨也師古曰美金見

被燒鍊以至銷鑠讒佞之人肆秦用戎人由余而伯中

國師古曰伯齊用越人子臧而疆威宣師古曰齊之此

二國豈係於俗牽於世繫奇偏之浮辭哉公聽竝觀垂

明當世師古曰公聽言不私故意合則胡越為兄弟由

余子臧是矣不合則骨肉為讎敵朱象管蔡是矣師古

曰朱

丹朱堯子象舜弟
管蔡周之二叔也
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

聽則五伯不足侔而三王易為也是以聖王覺寤捐子

之之心而不說田常之賢應劭曰燕王噲賢其相子之欲禪以燕國乃大亂田常

陳恒也齊簡公悅之而殺簡公今使人君法此心則國家安全也師古曰說讀曰悅封比干之後

脩孕婦之墓應劭曰紂剝妊者觀其胎產師古曰武王克商反其故政乃封脩之故功業

覆於天下何則欲善亡厭也夫晉文親其讎彊伯諸侯

齊桓用其仇而一匡天下張晏曰寺人勃鞞為晉獻公逐文公斬其社及文公即位

用其言以免呂卻之難管仲射中桓公帶鉤而用為相何則慈仁殷勤誠加於心

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彊

天下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伯中國豈

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師古曰叔敖三為楚相而三去之狐

介之封人謂之曰吾聞處官久者士妬之祿厚者眾怨之位尊者君恨之今相國有此三者而不得罪於楚之

上眾何也叔敖曰吾三相楚定而身愈卑每益祿而施愈博位益尊而禮愈恭是以不得罪於楚人也於陵

子仲辭三公為人灌園師古曰於陵地名也子仲陳仲子也其先與齊同族兄戴為齊

相仲子以為不義乃將妻子適楚居于於陵自謂於陵子仲楚王聞其賢使使者持金百鎰聘之欲以為相仲

子不許遂夫妻相與逃而為人灌園終身不屈其節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

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德厚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

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師古曰無所吝惜也則桀之失可使吠堯

跖之客可使刺由應劭曰盜跖之客為其人使刺由由詩由也師古曰此言被之以恩則用

也命何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軻湛七族要

離燔妻子豈足為大王道哉

應劭曰荆軻為燕刺秦始皇不戒而死其族坐之湛

沒也吳王闔閭欲殺王子慶忌要離詐以罪亡命吳王燔其妻子要離走見慶忌以劍刺之張晏曰七族上至曾祖下至曾孫師古曰此說云湛七族無荆字也尋諸史籍荆軻無湛族之事不知陽所云者定何人也湛讀沈曰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眾莫不按

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燔木根柢輪困離奇

林

曰柢音帶張晏曰柢根下本也輪困離奇委曲盤戾也師古曰燔木屈曲之不也困音去輪反離音力爾反奇音於綺反一曰離

奇各讀如本字而為萬乘器者以左右先為之容也

師古曰萬乘器天子車輿之屬也容謂彫刻加飾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隨珠和

璧祗怨結而不見德師古曰隨國之侯見大蛇傷者療而愈之蛇衛明珠以報其德故稱

隨珠和氏之璧即和所有人先游則枯木朽株樹功

而不忘師古曰先游謂進納之也樹立也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

在貧羸師古曰衣食不充故羸瘦也一曰羸謂無威力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

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

開忠於當世之君師古曰謂陳說也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眄之

迹矣師古曰襲重也言躡其故跡也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為枯木朽株

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張晏曰陶家名

摸下圓轉者為鈞以其制器為大小比之於天也師古曰此說非也陶家名轉者為鈞蓋取周回調鈞耳言聖

王制馭天下亦猶陶人轉鈞非陶家轉象天也而不牽乎卑亂之語不奪乎眾

多之口師古曰奪者言欲行善道而為佞人奪其計也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

之言師古曰蒙者庶子名也今流俗書本蒙下輒加恬字非也以信荆軻而七首竊

發師古曰七首短劍也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歸以王

天下應劭曰西伯出遇呂尚於秦信左右而亡周用鳥

集而王師古曰言文王之得太公何則以共能越轡拘

之語馳域外之議師古曰擊獨觀乎昭曠之道也師古

明也曠音力全反今人主沈諂諛之辭牽帷齋之制孟康曰言為

帷齋臣妾所見牽制矣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師古曰不羈言

羈係也皁歷也揚雄方言云梁宋齊楚燕之間謂歷曰皁皁音在早反此鮑焦所以憤於

世也孟康曰周之介士也師古曰鮑焦怨時之不用已

哉棄其蔬乃立枯於浴水之上蔬謂菜也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汗義底

厲名號者不以利傷行師古曰底厲言其自脩故里名

勝毋曾子不入師古曰曾子至孝以勝邑號朝歌墨子

回車音灼曰紂作朝歌之音朝歌者不時也師古曰朝

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籠於威重之權脅於位執之貴

回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師古曰回邪也汙不潔也音

反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師古

澤無水曰藪曰壘與窟同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書奏孝王孝

王立出之卒為一客初勝詭欲使王求為漢嗣王又嘗

上書願賜容車之地徑至長樂宮自使梁國士衆築作

甬道朝太后爰壽等皆建以為不可師古曰建天子不

許梁王怒令人刺殺益上疑梁殺之使者冠蓋相望責

梁王梁王始與勝詭有謀陽爭以為不可故見讒枚先

生嚴夫子皆不敢諫師古曰先生故乘夫子嚴忌及梁事敗勝詭死

孝王恐誅廼思陽言深辭謝之齎以千金令求方略解

罪於上者陽素知齊人王先生年八十餘多奇計即往

見語以其事王先生曰難哉人主有私怨深怒欲施必

行之誅誠難解也以太后之尊骨肉之親猶不能止況

臣下乎昔秦始皇有伏怒於太后羣臣諫而死者以十

數得茅焦為廓大義鄭氏曰齊人也應劭曰茅焦諫云

兩弟有不慈之名遷母咸陽有不孝之行臣竊為陛下危之臣所言畢乃解衣趨鑊始皇下殿左手接之日先生起矣即迎太后遂為母子如初

始皇非能說其言也廼自強從之耳

茅焦亦屢脫死如毛師古曰屢少也言纒免於死也屢音巨丹反故事

所以難者也今子欲安之乎師古曰安焉也之往也陽曰鄒魯守

經學齊楚多辯知韓魏時有奇節吾將歷問之王先生

曰子行矣還過我而西鄒陽行月餘莫能為謀還過王

先生曰臣將西矣為如何王先生曰吾先日欲獻愚計

以為眾不可蓋師古曰蓋覆蔽也竊自薄陋不敢道也若子行

必往見王長君士無過此者矣鄒陽發寤於心曰敬諾

辭去不過梁徑至長安因客見王長君長君者王美人

兄也後封為蓋侯鄒陽留數日乘間而請曰臣非為長

君無使令於前故來侍也愚竊不自料願有謁也長

君無使令於前故來侍也愚竊不自料願有謁也長

君跪曰幸甚陽曰竊聞長君弟得幸後宮天下無有而

長君行迹多不循道理者今爰益事即窮竟梁王恐誅

如此則太后佛鬱泣血無所發怒師古曰佛鬱蘊積也佛音佛切齒

側目於貴臣矣臣恐長君危於象卯師古曰象卯者言其將墮而破碎也

竊為足下憂之長君懼然曰將為之奈何師古曰懼讀曰瞿音居具

及瞿然無守之貌陽曰長君誠能精為上言之得毋竟梁事長

君必固自結於太后太后厚德長君入於骨髓而長君

之弟幸於兩宮如字曰太后宮以帝宮也金城之固也師古曰言其榮寵無極不可壞故取喻於金城也

又有左亡繼絕之功德布天下名施無窮願長君深自計之共者舜之弟象曰以殺舜為事及舜

立為天子封之於有卑師古曰地名也音鼻今鼻亭是也在零陵夫仁人之

於兄弟無臧怒無宿怨厚親愛而已是以後世稱之魯

公子慶父使僕人殺子般師古曰慶父莊公弟也子般莊公太子也僕人即鄧扈樂

也分讀曰甫般字與班同獄有所歸師古曰歸罪於鄧扈樂也季友不探其情而

誅焉師古曰季友慶父之弟不探慶父本情而誅扈樂慶父親殺閔公季子緩

追免賊師古曰慶父出奔季友縱而不追免其賊亂之罪春秋以為親親之道

也師古曰公羊之說也言季友親其兄也魯哀姜薨于夷孔子曰齊桓公

法而不譎以為過也師古曰哀姜莊公夫人也落於二叔而豫殺閔公齊人殺之于夷

齊地也法而不譎者言守法而行不能用權以規其親也以是說天子微幸梁事不

奏長君曰諾乘閒入而言之及韓安國亦見長公連事

果得不治初吳王濞與七國謀反及發齊濟北兩國城

守不行漢既破吳齊王自殺不得立嗣○劉奉世曰齊

開之以為首善即立其子此云不得立嗣者蓋嘗有為此議者耳濟北王亦欲自殺幸

全其妻子齊人公孫獲謂濟北王曰師古曰獲音俱曠反臣請試

為大王明說梁王通意天子說而不用死未晚也公孫

獲遂見梁王曰夫濟北之地東接疆齊南牽吳越北脅

燕趙此四分五裂之國張晏曰四方受敵濟北居中央為五音灼曰四分即交五而裂

如田字也權不足以自守勁不足以扞寇又非有奇怪云以

待難也如淳曰非有奇材異計欲以為亂途也但略權許吳以避其禍耳音灼曰非有以怪異之心而

城守須待變難而應吳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此言權謀動力既不能相守又無大可怪神靈可以禦難恐不自

全故墜言於吳也雖墜言於吳非其正計也蘇林曰墜猶失也昔者鄭

祭仲許宋人立公子突以活其君非義也春秋記之為

其以生易死以存易亡也師古曰祭仲鄭大夫祭尾也事鄭莊公為公娶鄧曼生昭

公故祭仲立之而宋大夫雍氏以女妻莊公而生突昭公既立宋人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祭仲與宋

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昭公奔衛言足脅於大國苟順其心欲以全昭公也祭音側界反鄉使濟北

見情實示不從之端師古曰鄉讀曰嚮見謂顯也則吳必先歷齊畢

濟北張晏曰歷過畢盡收濟北之地招燕趙而總之如此則山東之從

結而無隙矣師古曰從音子容反今吳楚之王練諸侯之兵毆白

徒之衆師古曰練選也毆與驅同白徒言素非軍旅之人若今言白丁矣西與天子爭

衡濟北獨底節堅守不下使吳失與而無助跬步獨進

師古曰牛步白瓦解土崩破敗而不救者未必非濟北

之力也夫以區區之濟北而與諸侯爭疆是以羔犢之

弱而扞虎狼之敵也守職不撓可謂誠一矣功義如此

尚見疑於上脅肩低首索足撫衿使有自悔不前之心

非社稷之利也臣恐藩臣守職者疑之臣竊料之能歷

西山徑長樂抵未央攘袂而正議者獨大王耳上有全

亡之功下有安百姓之名德淪於骨髓恩加於無窮願

大王留意詳惟之孝王大說使人馳以聞濟北王得奉

坐徙封於淄川

枚乘字叔淮陰人也為吳王濞郎中吳王之初怨望謀

為逆也乘奏書諫曰臣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舜

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師古曰聚

聚邑也音才喻反湯武之士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

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師古曰德政和平上感天象

不絕三光之明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

師古曰言父子君臣其義一也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

而效愚忠唯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夫以

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縣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淵

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係方

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隊入深淵難以復出

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蘇林曰改計取福正能聽忠臣

之言百舉必脫師古曰脫者免也必若所欲為危於象

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為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今欲極天

命之壽敝無窮之樂究萬乘之執師古曰敝盡也不出反

掌之易以居泰山之安而欲乘象卵之危走上天之難

此愚臣之所以為大王或也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跡

者卻背而走迹愈多景愈疾不知就陰而止景滅迹絕

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欲湯之倉鄭

曰音悽愴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

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養

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大

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迺百步之內耳比於

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師古曰乘自言所知者遠非止

也射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泰山

之雷穿石單極之統斷幹孟康曰西方人名屋梁為極

鹿盧為纆索久鏃斷并幹也晉灼曰統古纆字也單盡

也盡極之纆斷幹幹并上四交之幹常為汲索所契傷

也師古曰晉說近之幹者交木并上以為欄者也孟云

鹿盧失其義矣統纆皆音餗契皆刻也音口討反夫銖

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師古曰夫銖

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鄭氏曰石

張晏曰乘所轉四萬六千八百銖而至於石合而稱之

必有盈縮也師古曰言自小亦以至於大數則有盈

本同也度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如葉

音徒各反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拔師古曰如葉言若葉之生也搔謂抓也搔音索高反

而盡音莊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礱底厲不見其損有時

時而大積德彙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

其惡有時而亡臣願大王孰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

之道也吳王不納乘等去而之梁從孝王游景帝即位

御史大夫鼂錯為漢定制度損削諸侯吳王遂與六國

謀反舉兵西鄉以誅錯為名漢聞之斬錯以謝諸侯枚

乘復說吳王○劉攽曰此枚乘說吳王後是後人以吳事寓言爾故言齊王殺身等事不同又叩

符武帝始通此已云南曰昔者秦西舉胡戎之難北備

榆中之關師古曰即今所謂榆關也南距羌笮之塞師古曰笮西南夷也音力各反

東當六國之從師古曰從音子容反六國乘信陵之籍孟康曰魏公子無忌

號信陵君無忌嘗總五國却秦有地資也明蘇秦之約厲荆軻之威并力一

心以備秦然秦卒禽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是何也

則地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

國之衆脩戎狄之義師古曰脩恩義以撫戎狄而南朝羌笮此其與

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師古曰地十倍於秦衆百倍於

秦今夫讒諛之臣為大王計者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

重國之大小以為吳禍師古曰言勸王之於吳為禍也此臣所以為

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訾於漢李奇曰訾猶蠅蚋之附

羣牛腐肉之齒利劔鋒接必無事矣師古曰蚋蚊屬也齒謂當之也蚋音

芮又音人悅反天子聞吳率失職諸侯願責先帝之遺約師古曰失職謂被削黜失其常分

今漢親誅其二公以謝前過是大王之威

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也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實富

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於中國師古曰隱匿謂僻在東南夫漢

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輻錯出運行數千里不絕於

道其珍怪不如東山之府師古曰言漢此時有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軌而輸雜出貢賦入於天子猶不如吳之富也

轉粟西鄉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

海陵之倉如淳曰言漢京師仰須山東漕運以自給也晉灼曰海陵海中

名也有吳太倉師古曰脩治上林雜以離宮積聚玩好

園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服虔曰吳苑孟康曰以江水洲為苑也韋昭曰長洲在吳

東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張晏曰曲臺長安臺臨道上蘇林曰吳以

深壁高壘副以關城不如

江淮之險此臣之所以為大王樂也師古曰言其富饒及游晏之處踰天

也子今大王還兵疾歸尚得十半師古曰十分之中可與

不然漢知吳之有吞天下之心也赫然加怒遣羽林

黃頭循江而下蘇林曰羽林黃頭郎習水戰者也襲大

王之都魯東海絕吳之饒道師古曰饒古餉字梁王飭車騎習

戰射積粟固守以備榮陽待吳之飢大王雖欲反都亦

不得已夫三淮南之計不負其約晉灼曰吳楚反齊王皆守約不從也

殺身以滅其跡晉灼曰齊孝王將閻也吳楚反堅守距之王懼自殺師古曰齊王傳二吳楚已平齊王乃自殺今此枚乘諫書即已稱之二傳不同當有誤者

國不得出兵其郡晉灼曰膠東膠西濟南淄川趙囚部

鄆應劭曰漢將鄆奇圍趙王於邯鄲與囚無異○劉奉世曰按諸傳吳王正月先起兵二月敗走中閻五十

日爾三國圍齊三月不能下漢兵至乃引歸解圍而後齊王自殺則當在吳走後一月外事又乘此書云梁固

守以待吳飢則是未飢以前安得已知齊王殺身與四國不得出兵及趙囚之詳疑乘害非真事後追加之或

傳之者此不可掩亦已明矣大王已去千里之國而制

於十里之內矣師古曰梁不屯兵方十里也張韓將北地如淳曰張

安國也時皆仕梁北地良家子善騎射者也師古曰將北地者言將兵而處吳軍之北以距吳非北地良家子

也張羽韓安國不將漢兵如說非也弓高宿左右服虔曰韓頽當也如淳曰宿軍左右也後弓高

侯竟將輕騎絕吳糧道師古曰宿止也兵不得下壁軍

不得大息臣竊哀之願大王孰察焉吳王不用乘策卒

見禽滅漢既平七國乘由是知名景帝召拜乘為弘農

都尉乘久為大國上賓與英俊並游得其所好不樂郡

吏以病去官復游梁梁客皆善屬辭賦乘尤高孝王薨

乘歸淮陰武帝自為太子聞乘名及即位乘年老廼以

安車蒲輪徵乘師古曰蒲輪以蒲裹輪道死詔問乘子無能為文

者後廼得其孽子臯臯字少孺乘在梁時取臯母為小

妻乘之東歸也臯母不肯隨乘乘怒分臯數千錢留與

母居年十七上書梁共王師古曰恭王名得召為郎三

年為王使與冗從爭師古曰冗從散職之從王者也見讒惡遇罪師古曰惡

謂冗從言其短惡之事家室没入臯亡至長安會赦上書北闕自

陳枚乘之子上得之大喜召入見待詔臯因賦殿中詔

使賦平樂觀善之拜為郎使匈奴臯不通經術詠笑類

俳倡李奇曰詠朝也師古曰俳雜戲也倡樂人也為賦頌好媵戲師古曰媵

以故得媒黷貴幸師古曰媒狎也比東方朔郭舍人等

而不得比嚴助等得尊官武帝春秋二十九廼得皇子

羣臣喜故臯與東方朔作皇太子生賦及立皇子祿祝

師古曰禮月令祀於高禩高禩求子之神也武帝受詔

所為皆不從故事重皇子也初衛皇后立臯奏賦以戒

終師古曰令慎終如始也臯為賦善於朔也從行至甘泉雍河東

東巡狩封泰山塞泐河宣房游觀三輔離宮館臨山澤

弋獵射馭狗馬楚鞠刻鏤師古曰楚足楚之也鞠以韋為之中實以物楚鞠為戲樂

也楚音千六反鞠音旦六反上有所感輒使賦之為文疾受詔輒成

故所賦者多司馬相如善為文而遲故所作少而善於

臯臯賦辭中自言為賦不如相如又言為賦廼俳見視

如倡自悔類倡也故其賦有詆媿東方朔如淳曰媿音欺詆猶刑辟

也師古曰詆毀也媿又自詆媿其文骯骯曲隨其事皆

得其意師古曰骯猶言屈曲也頗詠笑不甚閑靡凡可

讀者不二十篇其尤嫚戲不可讀者尚數十篇

路溫舒字長君鉅鹿東里人也父為里監門使溫舒牧

羊溫舒取澤中蒲截以為牒編用寫書師古曰小簡曰牒編聯次之

稍習善求為獄小吏因學律令轉為獄史縣中疑事皆

問焉太守行縣見而異之署決曹史又受春秋通大義

舉孝廉為山邑丞蘇林曰縣名在常山晉灼曰地理志常山有石邑無山邑師古曰山邑丞

知其處今流俗書本云常山石邑丞後人妄加石字耳坐法免復為郡吏元鳳中

廷尉光以治詔獄請溫舒署奏曹掾師古曰守廷尉史光解光

會昭帝崩昌邑王賀廢宣帝初即位溫舒上書言宜尚

德緩刑其辭曰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

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

文為太宗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故桓文

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二

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永思至惠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

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

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

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賢聖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

帝即世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尊親援

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禍變之

故迺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

漢國師古曰謂霍光披肝膽決大計黜亡義立有德輔天而行
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寧臣聞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
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
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臣聞秦
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
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過過者
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胃
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
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飢寒
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

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幽者不可復屬師古

曰絕古絕字屬連也音之欲反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

則不然上下相攻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

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

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

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

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極楚之下何求而不得

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師古曰視讀曰示吏治者利其

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練而周內之晉灼曰精熟周

悉致之法中也師古曰卻退也蓋奏當之成師古曰當謂處其

畏為上所卻退卻音丘略反

也雖咎繇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師古曰咎繇作士善聽獄訟故以為喻也

何則成練者眾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為深刻殘

賊而亡極媮為一切如淳曰媮苟且也一切權時也不顧國患此世之

夫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

師古曰畫獄木吏尚不入對况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

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

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臣聞烏鳶之卵不毀

而後鳳皇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

山藪臧疾川澤納汙瑾瑜匿惡國君含詬師古曰春秋左氏傳載晉大夫伯宗之辭詬恥也言山藪之有草木則毒害者居之川澤之形廣大則能受於汙濁人君之善御下亦當

忍耻病也唯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

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惠省法制寬刑罰以廢

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和樂與天亡極天下

幸甚上善其言遷廣陽私府長師古曰藏錢之府天子曰少府諸侯曰私府長

者其官之長也內使舉溫舒文學高第遷右扶風丞時詔書命

公卿選可使匈奴者溫舒上書願給廝養暴骨方外以

盡臣節師古曰求為卒而隨使至匈奴也事下度遼將軍范明友太僕

杜延年問狀罷歸故官師古曰以其言無可取故罷而遣歸故官久之遷臨

淮太守治有異迹卒於官溫舒從祖父受歷數夫文以

為漢厄三七之間張晏曰三七二百一十歲也自漢初至哀帝元年二百一十歲也至平帝崩

行漢書卷五十一

列傳

二十六

二十六

二十六

二百寸上封事以豫戒成帝時谷永亦言如此師古曰永上書所謂涉三七及王莽篡位欲章代漢之符著其語焉溫之節絕者也

舒子及孫皆至牧守大官

曰春秋魯臧孫達以禮諫君君子以為有後師古曰臧孫達魯大夫臧哀伯也相公取郕大鼎於宋哀伯諫之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也賈山自下劓上孟康曰劓謂割切之也蘇林曰劓音摩厲也師古曰劓音工來反

陽枚乘游於危國然卒免刑戮者以其言正也路溫舒辭順而意篤遂為世家宜哉師古曰謂子孫為大官不絕

前漢書卷五十一

前漢書卷五十二

竇田灌韓列傳第二十二

漢 唐止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慎師古注

竇嬰字王孫孝文皇后從兄子也父世觀津人也師古曰縣

名也地理志屬信都觀音工喚反 喜賓客孝文時為吳相病免孝景即

位為詹事帝弟梁孝王母竇太后愛之孝王朝因燕昆

弟飲師古曰序家人昆弟之親不為君臣禮也是時上未立太子酒酣上從

容曰千秋萬歲後傳王太后驪嬰引卮酒進上曰天下

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漢之約也上何以得傳梁王太

后由此憎嬰嬰亦薄其官師古曰自嫌其輕薄之也因病免太后

除嬰門籍不得朝請師古曰請音才性反其下亦同孝景三年吳楚反

上察宗室諸竇無如嬰賢師古曰宗室帝之同姓親也諸竇總謂帝外家也以吳楚

之難故欲用內召入見固讓謝稱病不足任太后亦慙

於是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孫寧可以讓邪廼拜嬰為大

將軍賜金千斤嬰言爰益樂布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

之所賜金陳廊廡下師古曰廊廡下周屋也廡門屋也音侮軍士過輒令

財取為用師古曰財與裁同謂裁量而用之也金無入家者嬰守滎陽監

齊趙兵七國破封為魏其侯游士賓客爭歸之每朝議

大事條侯魏其列侯莫敢與亢禮師古曰言特敬此二人也四年立

栗太子師古曰栗姬之子故曰栗太子以嬰為傅七年栗太子廢嬰爭

弗能得謝病屏居藍田南山下師古曰屏隱也數月諸竇賓客

難士說莫能來梁人高遂廼說嬰曰能富貴將軍者上

也能親將軍者太后也今將軍傅太子太子廢爭不能

拔又不能死自引謝病擁趙女屏間處而不朝師古曰擁抱也

間處猶言私處也祗加懟自明揚主之過師古曰祗適也懟怒也祗音適懟音赫

衣對音直類反有如兩宮爽將軍師古曰兩宮太后及帝也爽怒貌也音赫則妻子

無類矣師言曰言被誅戮無遺類也嬰然之廼起朝請如故桃侯免

相服度曰劉舍也竇太后數言魏其景帝曰太后豈以臣有愛

相魏其者

師古曰愛猶借也

魏其沾沾自喜耳多易

張晏曰沾沾言自整

頓也多易多輕易之得也或曰沾音瞻師古曰沾沾輕薄也或音他兼反今俗言薄沾沾喜音許吏反易音戈

反難以爲相持重遂不用用建陵侯衛綰爲丞相

田蚡孝景王皇后同母弟也生長陵竇嬰已爲太將軍

方盛蚡爲諸曹郎未貴往來侍酒嬰所跪起如子姓

曰姓生也言同子禮若已所生及孝景晚節蚡益貴幸

中大夫辯有口學盤盂諸書

應劭曰黃帝愛孔甲所作也凡二十九篇書盤盂

所以爲法戒也諸書諸子之書也孟康曰孔甲盤盂二十六篇雜家書兼儒墨名法者也晉灼曰案藝文志孟

也說王皇后賢之孝景崩武帝初卽位蚡以舅封爲武

安侯弟勝爲周陽侯蚡新用事卑下賓客進名士家居

者貴之

晉灼曰滯在里巷不仕者欲以傾諸將相

師古曰傾謂踰上越而勝之也

所填撫多蚡賓客計策

如淳曰多薦名士名士得進爲帝畫計策也師古曰填音竹刀

反會丞相綰病免上議置丞相太尉藉福說蚡曰魏其

侯貴久矣素天下士歸之今將軍初興未如卽上以將

軍爲相必讓魏其魏其爲相將軍必爲太尉太尉相尊

等耳

師古曰言其尊貴同一等也有讓賢名蚡乃微言太后風上

師古曰言其尊貴同一等也於是廼以嬰爲丞相蚡爲太尉藉福賀嬰因弔

曰君侯資性喜善疾惡

師古曰喜好也音許史反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惡人衆亦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久

儒術推轂趙綰為御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師古曰推

之若轉車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師古曰推

關禁也索隱謂以禮為服制師古曰謂喪以興太平舉

適諸竇宗室無行者除其屬籍諸外家為列侯列侯多

尚公主皆不欲就國以故毀日至竇太后太后好黃老

言而嬰蚡趙綰等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是以竇太后

滋不說師古曰滋益二年御史大夫趙綰請毋奏事東

宮竇太后大怒曰此欲復為新垣平邪廼罷逐趙綰王

臧而免丞相嬰太尉蚡以柏至侯許昌為丞相武彊侯

莊青翟為御史大夫嬰蚡以侯家居蚡雖不任職以王

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師古曰效士吏趨執利者皆

去嬰而歸蚡蚡日益橫師古曰橫恣六年竇太后崩丞

相昌御史大夫青翟坐喪事不辯免上以蚡為丞相大

司農韓安國為御史大夫天下士郡諸侯愈益附蚡師古曰

曰郡及諸侯也蚡為人貌侵生貴甚師古曰侵短小也

猶言郡國耳又以為諸侯王多長張晏曰上初即位富於春

秋師古曰謂年幼也齒歷蚡以肺附為相師古曰舊解

肺之相附著也一說肺斫木非痛折節以禮屈之天下

不肅師古曰痛猶甚也言以尊貴當是時丞相入奏事

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

迺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

師古曰凡言除者除去故官就新官嘗請

考工地益宅上怒曰遂取武庫是後迺退

師古曰考工少府之屬官

也主作器械上責其此請故謂之曰何不遂取武庫蚡乃退也

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北

鄉自坐東鄉

師古曰自處尊位也鄉讀皆曰嚮

以為漢相尊不可以兄

故私橈

師古曰橈曲也音女教反

由此滋驕

師古曰滋益也

治宅甲諸第

師古

曰言為諸第之最也以甲乙之次言甲則為上矣

田園極膏腴

師古曰膏腴謂肥厚之處市

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

師古曰屬逮及也音之欲反

前堂羅鐘鼓立

曲旃

如淳曰旃旗之名也通帛曰旃曲旃借也蘇林曰禮大夫建旃曲柄上曲也師古曰蘇說是也詩慎云旃旗曲柄也所

以旃表士眾也

後房婦女以百數諸奏珍物狗馬玩

好不可勝數

師古曰奏進也

而嬰失寶太后益疏不用無執諸

公稍自引而怠驕

師古曰驕與故同

唯灌夫獨否故嬰墨墨不

得意而厚遇夫也

灌夫字仲孺潁陰人也父張孟常為潁陰侯灌嬰舍人

得幸因進之

師古曰進薦也嬰薦孟也

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為灌

孟

師古曰蒙冒也

吳楚反時潁陰侯灌嬰為將軍屬太尉

師古曰時

潁陰侯是灌嬰之子名何轉寫誤為嬰耳

請孟為校尉夫以千人與父俱

孟

曰官主千人如候司馬也

孟年老潁陰侯彊請之鬱鬱不得志故戰

常陷堅遂死吳軍中漢法父子俱有死事得與喪歸夫

不肯隨喪歸奮曰願取吳王若將軍頭以報父仇

張曼曰自奮厲也

於是夫被甲持戟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數十人

前漢書卷五十二

師古曰所善素與已善者及出壁門莫敢前獨兩人及從奴十餘騎

馳入吳軍至戲下師古曰戲大將之旗也讀與麾同所殺傷數十人不

得前復還走漢壁師古曰走趣嚮也音奏亡其奴獨與一騎歸夫

身中大創十餘適有萬金良藥故得無死師古曰萬金者言其價貴

也金字或作全言得之者必生全也創少瘳師古曰瘳差也音丑流反又復請將軍曰

吾益知吳壁曲折請復往師古曰曲折猶言委曲也將軍壯而義之

恐亡夫廼言太尉太尉召固止之吳軍破夫以此名聞

天下穎陰侯言大夫為郎中將劉敞曰當云中郎將不然則郎中三將也數

歲坐法去家居長安中諸公莫不稱由是復為代相武

帝即位以為淮陽天下郊勁兵處師古曰郊謂四交換輻湊而兵又勁也

徙夫為淮陽太守入為太僕二年夫與長樂衛尉竇甫

飲輕重不得晉灼曰飲酒輕重不得其平也師古曰禮數之輕重也夫醉搏甫師古

曰搏以手擊之甫竇太后昆弟上恐太后誅夫徙夫為燕相數

歲坐法免家居長安夫為人剛直使酒師古曰使酒因酒而使氣也

不好面諛貴戚諸執在已之右欲必陵之士在已左愈

貧賤尤益禮敬與鈞師古曰右尊也左卑也鈞等也稠人廣眾薦寵下

輩師古曰稠多也下輩下等之人也每於人眾之中故寵薦也士亦以此多之師古曰多

猶重夫不好文學喜任俠已然諾師古曰已必也謂一言許人必信之也喜

音許更反諸所與交通無非豪桀大猾家累數千萬食客日

數十百人師古曰或八九十或百人也波池田園宗族賓客為權利

師古曰波 橫潁川 師古曰橫音胡孟及其下亦同 潁川兒歌之曰潁水

清灌氏寧潁水濁灌氏族 師古曰深怨嫉之故為此言也 夫家居鄉相

侍中賓客益衰 師古曰以夫居家而卿相待中素為夫之賓客者漸以衰退不復往也 及

竇嬰失執亦欲倚夫引繩排根生平慕之後棄者 蘇林曰二人相倚引繩直排根賓客去之者不與交通也孟康曰

根者根格引繩以彈排擯根格之也師古曰孟說近之言嬰與夫共相提挈有的人生平慕嬰夫後見其失職而

頗慢弛如此者共排退之不復與交譬如相對挽繩而

根格之也今吳楚俗猶謂牽引前却為根格 夫亦得嬰通列侯宗室為名高

兩人相為引重 張晏曰相薦達為聲勢也師古曰相牽引而致於尊重也為音于偽反 其

游如父子然相得驩甚無厭恨相知之晚夫嘗有服 師古曰謂喪服也 過丞相蚡蚡從容曰 師古曰從音干容反 吾欲與仲孺過

魏其侯會仲孺有服夫曰將軍迺肯幸臨况魏其侯 師古曰賜也 夫安敢以服為解 師古曰解謂辭之也若今言分疏矣 請語魏其具

辨具酒食 將軍旦旦蚤臨 師古曰旦日明也蚤古早字 蚡許諾夫以

語嬰嬰與夫人益市牛酒 師古曰益多也 夜洒掃張具至旦平

明令門下候司至日中蚡不來嬰謂夫曰丞相豈忘之

哉夫不懌 師古曰懌擇悅也 曰夫以服請不宜 師古曰不當忘也 迺駕自

往迎蚡蚡特前戲許夫 師古曰特但也 殊無意往夫至門蚡尚

臥也於是夫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夫妻治

具至今未敢嘗食蚡悟謝曰吾醉忘與仲孺言迺駕往

往又徐行夫愈益怒及飲酒酣夫起舞屬蚡 師古曰屬付也猶今

之舞訖相勸也屬音之欲反蚡不起夫徒坐語侵之師古曰徒坐謂移就其坐也

嬰廼扶夫去謝蚡蚡卒飲至夜極驪而去後蚡使藉福

請嬰城南田嬰大望曰師古曰望怨也老僕雖棄將軍雖貴寧

可以執相奪乎不許夫聞怒罵福福惡兩人有隙廼謾

好謝蚡師古曰謾猶詭也許為好言也謾讀與慢同又音莫連反曰魏其老且死易

忍且待之已而蚡聞嬰夫實怒不予亦怒曰魏其子嘗

殺人蚡活之蚡事魏其無所不可愛數頃曰且灌夫何

與也師古曰與讀曰預預干也吾不敢復求田由此大怒元光四年

春蚡言灌夫家在潁川橫甚民苦之請案之上曰此丞

相事何請夫亦持蚡陰事為姦利受淮南王金與語言

賓客居間遂已俱解師古曰兩家賓客處於中間和解之夏蚡取燕王女

為夫人師古曰燕王嘉女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嬰

過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以酒失過丞相師古曰言因酒有失得罪

過於丞相今者又與夫有隙嬰曰事已解彊與俱酒酣

蚡起為壽坐皆避席伏已嬰為壽獨故人避席餘半膝

席蘇林曰下席而膝半在席上也如淳曰以膝跪席上也師古曰如說是也夫行酒至蚡蚡

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畢之張晏

曰行酒過之為已畢如淳曰言雖貴且當盡酒以其執

劫之也師古曰如說近之言將軍雖貴人也請盡此觴

音強突也時蚡不肯師古曰不為盡也行酒次至臨汝侯灌賢

賢方與程不識耳語師古曰附耳小語也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

廼罵賢曰平生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為壽廼

效女曹兒咕囁耳語師古曰女曹兒猶言兒女輩蚡謂

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孟康曰李廣為東宮程不識為西宮今眾辱程

將軍仲孺獨不為李將軍地乎蘇林曰不為李將軍除道地邪如淳曰二人同

號比尊今辱一人不當為毀廣邪師古曰如說近之言既毀程令廣何地自安處夫曰今日斬

頭穴匈何知程李晉灼曰斬頭見刺猶不止也坐乃起更衣師古曰

上之人也更改也凡久坐者皆起更衣以其寒煖或變也稍稍去嬰去戲夫晉灼曰

字也師古曰招麾之令出也漢書多以戲為麾字夫出蚡遂怒曰此吾驕灌夫

罪也廼令騎留夫師古曰騎謂常從之騎也夫不得出藉福起為謝

案夫項令謝師古曰使其拜也夫愈怒不肯順蚡廼戲騎縛夫

師古曰戲讀亦曰麾謂指麾命之而令收縛夫也置傳舍師古曰傳舍解在酈食其傳召長

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師古曰長文丞相長史也劫灌

夫罵坐不敬師古曰於大坐中罵詈為不敬繫居室師古曰居室署名也屬少府其後改

名曰保宮遂其前事師古曰遂竟也遣吏分曹逐捕諸灌氏支屬皆

得棄市罪嬰愧為資使賓客請莫能解如淳曰為出資費使人為夫請

罪也師古曰如說非也為資為其資地耳非財物也為讀如本字蚡吏皆為耳目諸灌

氏皆亡匿夫繫遂不得告言蚡陰事嬰銳為救天嬰夫

人諫曰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后家迂師古曰相迂連也迂音悟寧

可救邪嬰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師古曰言不過失爵

耳且終不令灌仲孺獨死嬰獨生廼匿其家竊出上書

師古曰匿避也不令家人知之恐其又止諫也立召入具告言灌夫醉飽事不

足誅上然之賜嬰食曰東朝廷辯之如淳曰東朝太后朝也張晏曰會公

卿大夫東朝共理而分別也嬰東朝盛推夫善言其醉飽得過廼丞

相以他事誣罪之蚡盛毀夫所為橫恣罪逆不道嬰度

無可柰何師古曰度音徒各反因言蚡短蚡曰天下幸而安樂無

事蚡得為肺附所好音樂狗馬田宅所愛倡優巧匠之

屬師古曰倡樂人也優諧戲者也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桀

壯士與論議腹誹而心謗仰視天俛畫地張晏曰視天占三光也畫

地知分野所在也念欲作反事也師古曰仰讀曰仰辟睨兩宮間張晏曰占太后與帝吉凶之期

也師古曰辟睨傍視也辟音普計反本作辟睨音吾計反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

張晏曰幸有反者當為將立大功也臣贊曰天下有變謂因國家變難之際得立大功也師古曰贊說為是

臣乃不如魏其等所為上問朝臣兩人孰是御史大夫

韓安國曰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身荷戟馳不測之吳軍

師古曰荷負也不測言其疆盛也荷音何身被數十創名冠三軍此天下壯

士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引它過以誅也魏其言是丞

相亦言灌夫通姦猾侵細民家累巨萬橫恣潁川較轢

宗室侵犯骨肉師古曰較轢謂蹈踐之也較音凌轢音郎擊反此所謂支大於

幹脛大於股不折必披師古曰披音不靡反丞相言亦是唯明主

裁之主爵都尉汲黯是魏其內史鄭當時是魏其後不

堅餘皆莫敢對上怒內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

短今日廷論局趣效轅下駒

應劭曰駒者駕著轅下局趣減小之貌張晏曰俛頭

於車轅下隨母而已師古曰張說非也駕車不以牛馬小雅皇皇者華之詩曰我馬維駒非隨母也吾并

斬若屬矣師古曰若汝也即罷起入上食太后太后亦已使人

候司具以語太后太后怒不食曰我在也而人皆藉吾

弟晉灼曰藉蹈也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乎師古曰以此魚且

帝寧能為石人邪師古曰言徒有人形耳不知好惡也此

特帝在即錄錄師古曰錄錄言循衆也設百歲後是屬寧有可信

者乎上謝曰俱外家故廷辨之師古曰嬰景帝從舅子

外不然此一獄吏所決耳是時郎中令石建為上分別

言兩人蚡已罷朝出止車門召御史大夫安國載師古曰韓

安國也載謂共乘車怒曰與長孺共一秃翁何為首鼠兩端服虔曰秃

翁言嬰無官位版綬也首鼠一前一却也張晏曰嬰年老又耆酒頭秃言當共治一秃翁也師古曰服說是也

安國良久謂蚡曰君何不自喜師古曰何不白謙遜為可喜之事也喜音許吏

反夫魏其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歸師古曰歸印綬於天子也曰臣

以肺附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

君有讓不廢君魏其必媿杜門齧舌自殺師古曰杜塞也齧齧也音

任客今人毀君君亦毀之譬如賈豎女子爭言何其無

大體也蚡謝曰爭時急不知出此於是上使御史簿責

嬰師古曰簿責以文簿一責之也簿音步戶反所言灌夫頗不讎晉灼曰劾

繫都司空師古曰都司空宗正屬官也見百官公卿表孝景時嬰嘗受遺詔

曰事有不便以便宜論上師古曰論說其及繫灌夫罪

至族事日急諸公莫敢復明言於上嬰迺使昆弟子上

書言之幸得召見師古曰書奏案尚書大行無遺詔如

曰大行主諸侯官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大行景帝大行也尚書之中無此大行遺詔也詔書獨臧

嬰家嬰家丞封孟康曰以家丞迺劾嬰矯先帝詔害罪

當棄市鄭氏曰矯詔五年十月悉論灌夫支屬嬰良父

迺聞有劾即陽病不食欲死師古曰痲風或聞上無

意殺嬰復食治病議定不死矣迺有飛語為惡言聞上

張晏曰蚡為作飛揚誹謗之故以十二月晦論棄市涓

城張晏曰著日月者見春蚡疾一身盡痛若有擊者誹

服謝罪晉灼曰服音脫關西俗謂得杖呼及小兒啼呼

通誹古呼字若謂帝為誹服上使視鬼者瞻之曰魏其

侯與灌夫共守笞欲殺之竟死子恬嗣元朔中有罪免

後淮南王安謀反覺始安入朝時蚡為太尉迎安霸上

謂安曰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賢高祖孫即宮車晏駕非

大王立尚誰立哉師古曰言大王尚淮南王大喜厚遺

金錢財物上自嬰夫事時不直蚡特為太后故及聞淮

南事上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師古曰言

韓安國字長孺梁成安人也後徙睢陽嘗受韓子雜說

鄒田生所師古曰田事梁孝王為中大夫吳楚及時孝

師古曰田事梁孝王為中大夫吳楚及時孝

王使安國及張羽為將并吳兵於東界張羽力戰安國

持重以故吳不能過梁吳楚破安國張羽名由此顯梁

梁王以至親故得自置相二千石出入游戲僭於天子

師古曰天子聞之心不善太后知帝弗善廼怒梁使者

弗見案責王所為安國為梁使見大長公主而泣如淳曰大

長公主景帝姊也曰何梁王為人子之孝為人臣之忠而太后

會不省也師古曰夫前日吳楚齊趙七國反自關以東

皆合從而西嚮師古曰從唯梁最親為限難梁王念太

后帝在中師古曰中關中也一說謂京師為中猶言中國也而諸侯擾亂壹言

泣數行而下跪送臣等六人將兵擊却吳楚吳楚以故

兵不敢西而卒破亡梁之力也今太后以小苛禮責望

梁王師古曰梁王父兄皆帝王而所見者大故出稱趣

人言警師古曰趣止行人也警令戒肅也天子出入皆

車旗皆帝所賜節以媯鄱小縣服虔曰媯音折媯之媯鄱展

曰媯好也自以車服之好驩邊鄱之邑也師古曰服說晉音是也鄱小縣言在外鄱之小縣也驅馳國

中欲夸諸侯令天下知太后帝愛之也今梁使來輒案

責之梁王恐日夜涕泣思慕不知所為何梁王之忠孝

而太后不卹也長公主具以告太后太后喜曰為帝言

之言之帝心廼解而免冠謝太后曰兄弟不能相教廼

為太后遺憂悉見梁使厚賜之其後梁王益親驩太后

長公主更賜安國直千餘金師古曰更音工衡反由此顯結於漢

其後安國坐法抵罪蒙師古曰蒙梁國之縣也獄吏田甲辱安國

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甲曰然即溺之師古曰溺居讀曰尿

無幾梁內史缺師古曰無幾未多時也幾音居豈反漢使使者拜安國為

梁內史起徒中為二千石由甲亡安國曰甲不就官我

滅而宗甲肉袒謝安國笑曰公等足與治乎師古曰治謂當敵也

今人猶云對治治音丈吏反一曰不足繩治治讀如本字卒善遇之內史之缺也王

新得齊人公孫跪說之師古曰說讀曰悅欲請為內史竇太后

所乃詔王以安國為內史公孫跪羊勝說王求為帝太

子及益地事恐漢大臣不聽迺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

及殺故吳相爰盎○劉奉世曰刺漢謀臣在漢已立太子之後此云求為太子怨大臣不聽

故刺之與諸傳不同當是此傳誤景帝遂聞詭勝等計畫迺使使捕詭

勝必得師古曰必令得之漢使十輩至梁相以下舉國大索師古

曰索搜也月餘弗得安國聞詭勝匿王所迺入見王而

泣曰主辱者臣死大王無良臣故紛紛至此今勝詭不

得請辭賜死王曰何至此安國泣數行下曰大王自度

於皇帝孰與太上皇之與高帝及皇帝與臨江王親師古

曰孰與猶言何如也王曰弗如也安國曰夫太上皇臨江親父子

間然高帝曰提三尺取天下者朕也師古曰三故太上尺謂劍也

終不得制事居于櫟陽臨江適長太子師古曰適讀曰嫡以一

言過廢王臨江

師古曰景帝嘗屬諸姬于太子母栗用姬言不遂由是廢太子栗姬憂死也

官垣事卒自殺中尉府

張晏曰以侵與垣徵自殺也

何者治天下終

不用私亂公語曰雖有親父安知不為虎雖有親兄安

知不為狼

師古曰言其思愛不可必保也

今大王列在諸侯誅邪臣浮

說師古曰誅誘也音成犯上禁燒明法

師古曰燒曲也音女敬反

天子以太后

故不忍致法於六王太后日夜涕泣幸六王自改六王

終不覺寤有如太后宮車即晏駕大王尚誰攀乎語未

卒王泣數行而下謝安國曰吾今出之即日詭勝自殺

漢使還報梁事皆得釋師古曰釋解也安國力也景帝太后益

重安國孝王薨共王即位

師古曰共讀曰恭

安國坐法失官家

居武帝即位武安侯田蚡為大尉親貴用事安國以五

百金遺蚡蚡言安國太后上素聞安國賢即召以為北

地都尉遷為大司農閩東越相攻遣安國大行王恢將

兵未至越越殺其王降漢兵亦罷其年田蚡為丞相安

國為御史大夫匈奴來請和親上下其議

師古曰下音胡亞反大

行王恢燕人數為邊吏習胡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

不過數歲即背約不如勿許舉兵擊之安國曰千里而

戰即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足懷鳥獸心

師古曰負持也遷

徙鳥集難得而制得其地不足為廣有其眾不足為疆

自上古弗屬

師古曰不內屬於中國

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

師古

曰罷讀 虜以全制其敝執必危殆臣故以為不如和親

群臣議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明年鴈門馬邑豪彘

壹張晏曰豪猶帥也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

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上迺召問公卿曰朕

節子女以配單于幣帛文錦賂之甚厚單于待命加媵

侵盜無已邊竟數驚朕甚閱之師古曰竟讀曰境其下亦同今欲舉

兵攻之何如大行恢對曰陛下雖未言臣固願效之師古曰

曰效致也 臣聞全代之時服虔曰代未分之時也李奇

能以擊匈奴況今曰六國之時全代為一國尚北有疆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然尚

得養老長幼種樹以時倉廩常實師古曰匈奴不輕侵

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內為一天下同任如淳曰又遣子

弟乘邊守塞師古曰乘登也登其城而備守也轉粟輓輸以為之備師古

也音輓然匈奴侵盜不已者無它以不恐之故耳師古

曰不示威師古曰臣竊以為擊之便御史大夫安國曰不然臣

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匈奴至者投鞬高如城者數所

也師古曰解脫其馬示閑暇也投積其鞬若營壘也平城之飢七日不食天下歌

之及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人以天下為度者

也師古曰言當隨天下人心而寬大其度量也不以已私怒傷天下之功故

迺遣劉敬奉金千斤以結和親至今為五世利孝文皇

帝又嘗壹擁天下之精兵聚之廣武常谿張晏曰廣武鴈門縣常谿



名然終無尺寸之功而天下黔首無不憂者孝文寤於

兵之不可宿師古曰宿故復合和親之約此二聖之迹

足以爲效矣臣竊以爲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五帝不

相襲禮三王不相復樂師古曰襲因也復非故相反也

各因世宜也且高帝身被堅執銳蒙霧露沐霜雪行幾

十年所以不報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

心也今邊竟數驚士卒傷死中國樵車相望師古曰樵

軍死者以樵送致其喪載樵之此仁人之所隱也張晏

車相望於道言其多也樵音衛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利不十者不易業

功不百者不變常是以古之人君謀事必就祖發政古

古語重作事也師古曰祖祖廟也且自三代之盛夷

狄不與正朔服色師古曰與非威不能制疆弗能服也

以爲遠方絕地不牧之民不足煩中國也師古曰不牧

也且匈奴輕疾悍亟之兵也師古曰悍勇也亟至如焱

風去如收電師古曰焱疾風畜牧爲業弧弓射獵師古

木曰弧以逐獸隨草居處無常難得而制今使邊郡久

廢耕織以支胡之常事其執不相權也師古曰輕臣故

曰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鳳鳥乘於風聖人因於時昔

秦繆公都雍師古曰繆地方三百里知時宜之變攻取

西戎辟地千里并國十四師古曰辟讀曰隴西北地是

也及後蒙恬為秦侵胡辟數千里以河為竟累石為城

樹榆為塞如淳曰塞上種榆也匈奴不敢飲馬於河置塗墜然後

敢牧馬師古曰墜古遂字夫匈奴獨可以威服不可以仁畜也

今以中國之盛萬倍之資遣百分之一以攻匈奴譬猶

以彊弩射且潰之癰也必不留行矣師古曰留止也言無所礙也若

是則北發月氏可得而臣也師古曰發猶徵召也言威聲之盛北自月支以來皆

可徵召而為臣也氏讀曰支○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

不然臣聞用兵者以飽待饑正治以待其亂定舍以待

其勞師古曰舍止息也故接兵覆眾伐國墮城師古曰覆敗也墮毀也言兵與

敵接則敗其眾所伐之國則毀其城也覆音方目反墮音火規反常坐而役敵國此聖

人之兵也且臣聞之衝風之衰不能起毛羽師古曰衝風疾風之

衝突者也彊弩之末力不能入魯縞師古曰縞素也曲阜之地俗善作之尤為輕細

故以取喻也夫盛之有衰猶朝之必莫也今將卷甲輕舉深

入長毆難以為功師古曰毆與驅同從行則迫脅衡行則中絕

師古曰從音子容反衡猶橫也疾則糧乏徐則後利師古曰後利謂不及於利不至

千里人馬乏食兵法曰遺人獲也師古曰言以軍遺敵人令其虜獲也遺音

弋季反意者有它繆巧可以禽之則臣不知也不然則未

見深入之利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夫草木遭霜

者不可以風過師古曰言易零落清水明鏡不可以形逃師古曰言

美惡皆見通方之士不可以文亂師古曰方道也今臣言擊之者固

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選裒
騎壯士陰伏而處以爲之備審遮險阻以爲其戒吾執
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絕其後單于可
禽百全必取上曰善迺從恢議陰使聶壹爲間師古曰
間音居
覓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以城降財物
可盡得單于愛信以爲然而許之聶壹迺詐斬死罪囚
縣其頭馬邑城下視單于使者爲信師古曰視
讀日示曰馬邑
長吏已死可急來於是單于穿塞將十萬騎入武州塞
師古曰
在鴈門當是時漢伏兵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
谷中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太僕公孫賀爲輕車將軍

大行王恢爲將屯將軍太中大夫李息爲材官將軍御
史大夫安國爲護軍將軍諸將皆屬約單于入馬邑縱
兵王恢李息別從代主擊輜重師古曰輜衣車也重謂
載重物車也故行者之
資總曰輜重
重音直用反於是單于入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覺之還
去語在匈奴傳塞下傳言單于已去漢兵追至塞度弗
及師古曰度
音徒各反王恢等皆罷兵上怒恢不出擊單于輜重
也恢曰始約爲人馬邑城兵與單于接而臣擊其輜重
可得利今單于不至而還臣以三萬人衆不敵祇取辱
師古曰祇
適也音支固知還而斬然完陛下士三萬人於是下恢
廷尉廷尉當恢逗撓當斬服虔曰逗音企應劭曰逗曲
行避敵也撓顧望也渾法歸

也蘇林曰逗音豆如淳曰軍法行而逗留畏懦者要斬師古曰服應二說皆非也豆謂留止也撓屈弱也逗又

生恢行千金丞相紛紛不敢言上而言於太后曰王恢

首為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為匈奴報仇也上朝太

后太后以蚡言告上上曰首為馬邑事者恢故發天下

兵數十萬從其言為此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猶

頗可得以尉士大夫心師古曰或當得其輜重人衆也古尉安之字正如此其後流俗

乃加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於是恢聞迺自殺安國為

人多大畧知足以當世取舍師古曰舍止也取舍言而可取則取可止則止

出於忠厚貪者財利師古曰嗜然所推舉皆廉士賢於

已者於梁舉壺遂臧固至它皆天下名士師古曰於梁舉二人至於

他餘所舉亦士亦以此稱慕之唯天子以為國器師古曰言

臣下皆敬重之天子一人亦以為國器國器者言其器用重大可施於國政也安國為御史大

夫五年丞相蚡薨安國行丞相事引墮車蹇如淳曰為天子導引

而墮車蹇蹇也上欲用安國為丞相使使視蹇甚迺更以平棘

侯薛澤為丞相安國病免師古曰以足疾數月瘳復為中尉歲

餘徙為衛尉而將軍衛青等擊匈奴破龍城明年匈奴

大入邊語在青傳安國為材官將軍屯漁陽捕生口虜

言匈奴遠去即上言方佃作時師古曰安國上奏也請佃治田也音與田同

且罷屯罷屯月餘匈奴大入上谷漁陽安國壁迺有七

百餘人出與戰安國傷入壁匈奴虜畧千餘人及畜產

去上怒使使責讓安國徙益東屯右北平是時虜言當入東方安國始為御史大夫及護軍後稍下遷新壯將軍衛青等有功益貴安國既斥疏將屯又失亡多甚自媿幸得罷歸師古曰冀得罷歸以爲幸也他皆類此迺益東徙意忽忽不樂數月病歐血死壺遂與太史遷等定漢律歷官至詹事其人深中篤行君子上方倚欲以爲相會其病卒師古曰倚謂杖任之也於綺反

贊曰竇嬰田蚡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策師古曰謂馳入

變夫亡術而不遜師古曰遜順也蚡負貴而驕溢師古曰負恃也凶德

參會待時而發師古曰三人相遇故曰參會藉福區區其間惡能救

斯敗哉師古曰惡音烏以韓安國之見器臨其摯而顛墜李奇曰摯

恢為兵首而受其咎豈命也師古曰言自巳為之非由命也

前漢書卷五十二

前漢書卷五十二

漢書卷五十二

漢書卷五十二

